

繡像西漢演義

己亥春

延年書

5757/513C

V.1

演義
繡像
西漢

李邈齋
書眉

光緒己亥季春

上海書局石印

繡像東西漢通俗演義序

漢家四百餘年天下其間主之聖愚臣之賢奸載在正史及雜見於稗官小說者詳矣茲演義一書胡為而刻又胡為而評中郎氏曰是未明於通俗之義者也里中有好讀書者歟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異哉卓吾老子吾師乎客驚問其故曰人言水滸傳奇果奇予每檢十三經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滸之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者也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今天下自宋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聚訟言之不倦及舉漢書漢史示人毋論不能解耶解亦多不能竟幾使聽者垂頭見者郤步噫今古茫茫大海爾爾真可怪也可痛也則兩漢演義之所為繼水滸而刻也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則又通俗演義之所由名也雖然吾安得起龍湖老子於九原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彼手腕開人心胷使天下共以信卓老者信演義愛卓老者愛演義也不得已聊為拈出以供天下之好讀書者

繡像西漢演義目錄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勝秦師異人被虜 | 第二回 | 不韋風鑑識異人 |
| 第三回 | 安國君剖符立嗣 | 第四回 | 智異人竊通朱氏 |
| 第五回 | 不韋竊異人還國 | 第六回 | 呂政立暗絕秦嗣 |
| 第七回 | 始皇命徐福求仙 | 第八回 | 張良使力士擊車 |
| 第九回 | 趙高矯詔立胡亥 | 第十回 | 芒碭山劉季斬蛇 |
| 第十五回 | 會稽城項梁起義 | 第十二回 | 范增獻策立楚後 |
| 第十三回 | 章邯劫寨破項良 | 第十四回 | 項羽殺宋義救趙 |
| 第十五回 | 楚項羽九敗章邯 | | |

卷二

- | | | | |
|-------|---------|-------|---------|
| 第十六回 | 秦趙高權傾中外 | 第十七回 | 項羽聽諫伏章邯 |
| 第十八回 | 收酈生智借張良 | 第十九回 | 望夷宮二世被害 |
| 第二十回 | 劉沛公還軍霸上 | 第二十一回 | 范增觀象識興衰 |
| 第二十二回 | 項伯夜走救張良 | 第二十三回 | 賀亡秦鴻門設宴 |
| 第二十四回 | 項羽殺嬰屠咸陽 | 第二十五回 | 項羽違約僭王號 |
| 第二十六回 | 霸王封天下諸侯 | 第二十七回 | 陳平定計救漢王 |
| 第二十八回 | 張子房燒絕棧道 | | |

第二十九回 張良復為韓報讐 第三十回 霸王拒諫烹韓生

第三十一回 說韓信張良賣劍 第三十二回 韓信問路殺樵夫

第三十三回 韓信背楚走咸陽 第三十四回 韩信問路殺樵夫

第三十五回 韩信襄中見勝公 第三十六回 蕭相國深奇韓信

第三十七回 韩信為治粟都尉 第三十八回 蕭何月夜追韓信

第三十九回 會角書築壇拜將 第四十回 蕭何議罪釋樊噲

第四十五回 韩信執法斬殷蓋

卷四

第四十一回 遣樊噲明修棧道 第四十二回 韩信暗計智章平

第四十四回 論父老漢王布德 第四十五回 辛奇斬虎遇韓信

第四十六回 韩信火攻破章邯 第四十七回 淪廢王三秦悉定

第四十八回 韩信用智取咸陽 第四十九回 張良說魏豹降漢

第五十回 調陸賈智賺申陽 第五十五回 王陵迎太公入漢

第五十二回 樊噲擒伏司馬印

卷五

第五十三回 懼楚罪陳平歸漢 第五十四回 董三老遯道說漢

第五十五回 楚霸王彭城大戰 第五十六回 漢王敗兵入榮陽

第五十七回 張良智韓信伐楚 第五十八回 用車戰韓信勝楚

第五十九回 許負說魏豹反漢 第六十回 知漢興陵母伏劍

第六十一回 韩信斬夏悅張全 第六十二回 背水陣韓信破趙

第六十三回 行反間范增遭貶 第六十四回 出榮陽紀信誑楚

卷六

第六十五回 漢周苛縱公死節 第六十六回 漢王馳趙壁奪印

第六十七回 楚霸王復取外黃 第六十八回 鄭食其說齊降漢

第六十九回 烹酈生韓信背約 第七十回 韩信囊沙斬龍沮

第七十一回 削徹說韓信背漢 第七十二回 霸王伏弩射漢王

第七十三回 廣武山楚漢會兵 第七十四回 置太公挾漢退兵

卷七

第七五回 指鴻溝割地講和 第七十六回 會固陵楚漢交兵

第七十七回 張良會諸侯伐楚 第七十八回 漢王大兵出咸皋

第七十九回 周蘭諫霸王出師 第八五回 九里山十面埋伏

第八十一回 楚霸王會垓大戰 第八十二回 張子房悲歌斂楚

第八十三回 楚王帳下別虞姬 第八十四回 楚霸王烏江自刎

第八五回 漢王改韓信封楚 第八十六回 齊田橫義士死節

第八十七回 蕭敬議遷都咸陽 第八十八回 漢高帝偽遊雲夢

卷八

第八十九回 漢高帝兵困白登 第九十四回 張良託赤松子遊

第九十五回 陳豨監趙代謀叛 第九十二回 漢高帝邯鄲駐馬

第九十三回 吕后未央斬韓信 第九十四回 陸賈智調蒯文通

第九十五回 樂布洛陽哭彭越 第九十六回 淮南王英布反漢

第九十七回 四皓羽翼定太子 第九十八回 高帝封趙王如意

第九十九回 吕太后謀誅功臣 第一百回 漢惠帝坐享太平

漢高祖



呂后



惠帝



霸王



雲姬



蕭何



張良



陳平



韓信



續修西漢書
續傳 樊噲

樊噲



范增



項伯



彭越



英布

續修西漢漢書
續修英布



曹參



周 劲



繡像西漢演義卷一

第一回 勝秦師異人被虜

且說七國中趙國原與秦同姓祖飛廉有子季勝後生造父當周穆王言八駿馬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超景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排雲。穆王常乘八駿之車命造父為御遊行天下。車轍馬迹無處不到巡至崑崙會西王母宴於瑶池飲之以玉液金漿食之以龍胞鳳脯穆王樂而忘歸。有餘偃王在周作亂金母謂穆王曰汝可速回恐邦國為人所據於是造父御王之車馳驅歸國借兵於楚伐徐定周因此有功賜趙王於邯鄲遂為趙氏造父以後生夙夙生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為權臣屠岸賈所滅止存遺腹子武乃趙氏孤兒後長成領兵報讐將屠岸賈誅滅依舊建都於邯鄲傳位一十一世稱王者五其時當趙惠王五年季春秦昭王命大將王齗王翦皇孫異人領兵十萬伐趙三軍啟行漸近趙地安下營寨令人巡哨回報曰離此五十里地名漳河有守臣李繼叔守城四門關閉城上各立旛幟城下俱有預備王翦曰趙既有備且未可輕動倘我兵初到一時妄動恐中其計。此是王翦用兵之妙再令人去探定虛實然後攻打不遲且說漳河守臣李繼叔已知秦兵近界未敢出敵令二軍緊守各門急差人飛報趙王曰秦遣王齗王翦皇孫異人領兵十萬侵犯趙境已到漳河紮營趙王急陞殿會衆官商議曰秦強趙弱彼眾我寡兼以王翦善能用兵今侵犯我境勢不可敵不知卿等有何退兵之策。上大夫藺相如曰秦兵遠來人倦馬疲深入重地不諳鄉導此兵法所忌也可差人密領奇兵一萬從蒲吾僻路兼程前進偃旗息鼓兩路埋伏然後遣大將統兵拒敵知我兵一到彼必空寨來迎郤令奇兵暗入秦寨虜其輜重撓分其勢使彼首尾不能救應此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秦兵必走矣。此計雖舊在彼時尚新趙王從其議隨差公孫乾醫和二將領奇兵一萬由蒲吾小路先行埋伏隨後遣廉頗統兵五萬同謀士王匡裨將尹綸

來到漳河傳令與李繼叔領兵出城接應大軍近城安下營寨次日廉頗出馬與王翦對敵頗曰汝秦王獨霸一國與趙無讐累次侵擾乃自取敗亡耳翦曰趙國偏邦正當歸命大國汝亂輩不自揣量乃敢抗拒天兵乎秦趙雖分強弱而廉頗大怒舉槍直取王翦王翦揮刀來迎二馬相交戰不三十合廉頗詐敗剪勒兵不追王凱在高阜處望見廉頗敗走隨即揮動人馬謀鼓長驅追趕王翦急止之曰頗非真敗也恐有埋伏凱不聽秦王廉頗僱三軍追趕行不十里之地早有後哨人來報趙軍從後兩路夾攻劫破營寨搶虜輜重已將皇孫捉去矣王凱王翦聽罷大驚急調同人馬救援大寨廉頗已知秦兵中計乘王凱人馬回動把號旗一展五萬精兵捲地而來如波翻山倒勢如破竹秦兵大敗王凱王翦急回正遇公孫乾醫和生力軍兩路攻來不能抵當安廉頗兵在後追襲甚急王凱王翦死戰得脫退五十里下寨隨令副將劉平毛修領兵山後來路埋伏以防追襲秦卻領其餘殘敗軍馬拔寨起程星夜奔向本國待罪朝外昭王已知兵敗又聞皇孫被虜十分憂忿耶召王凱王翦責之曰汝二人既失軍馬又放皇孫虜去有何面目來見吾耶喝令武士將王凱王翦斬訖來報安國君出班奏曰王翦乃秦之名將屢建大功今若斬首失此股肱於國不利且於皇孫又無益也秦王見安國君解賞勸怒氣少息遂將王凱廢為庶人罰參差王翦降為散騎仍令帶罪領軍以圖後效昭王因與羣臣計議暫且罷兵要救皇孫回國羣臣皆曰皇孫被虜恐難遽回不若修書一通差一能言之士陳說兩國罷兵之利權將皇孫為質待滅諸國之後唇亡齒寒趙國孤立不久稱臣於秦皇孫自有回國之日矣請大王徐徐圖之昭王大喜隨遣辯士牛西領書赴趙請和不題且說廉頗大獲全勝猶恐王翦有計不敢追襲收軍回寨却令醫和李繼叔添兵緊守漳河以防秦兵次日領兵押解異人回國來見趙王趙王甚喜重賞廉頗犒勞三軍畢喚異人叱之曰汝祖大肆無道累次舉兵犯境今被擒來有何禮說命武士推出斬之閻相如急止之曰不可目今秦國富強

若斬此子遂成大隙日後加兵趙國恐無寧歲莫如拘質於此則秦不敢加兵於我而趙國無事矣是趙王曰然數日後忽有人來報秦遣使臣牛西下書趙王曰召來牛西捧書上陳趙王覽書曰秦王稷再拜奉書趙王殿下竊惟趙與秦原是一姓各分疆界始相支別未剖宏猷各守寸土持刃同氣有傷仁愛昨異人監軍不知禁忌被擒為俘命懸旦夕茲願罷兵以全素好早賜釋歸生死骨肉惟王覽亮不宣趙王覽畢宣西近前曰汝秦王既知與趙一姓緣何屢次侵擾異人受擒未忍誅戮今既奉書講和姑罷戰爭各守疆土俟商議妥洽故回異人未遲使臣曰秦趙雖原一姓國勢自有強弱輕重之分爭奪日起不獨秦國為然大王至此亦自不能忍其不侵陵也即令講和罷兵二國甚利大王誠能撫恤異人恩以結之他日歸國感恩圖報秦兩相結好誠千載骨肉也大王如囚禁異人不得生還大王雖有連城之璧亦難解不世之讐矣大王其思之趙王聽罷便問西曰汝在秦為何官西曰臣在秦亦備員末僚不過任給使之責耳王曰如子可謂不辱君命矣欵待甚厚修書回秦趙王遂命公孫乾曰汝監異人於私第雖不可縱釋亦不可拘禁太嚴恐傷性命凡飲食之費官領供給汝宜謹慎公孫乾承命領異人歸宅一路並馬行過街市人叢中立着一人看了異人容儀不覺失聲大嘆曰奇貨可居也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節分解

總評 秦師之敗王翦不能辭責異人之質相如實有大功

第二回

不韋風鑑識異人

邵說見異人者何人乃是陽翟大賈姓呂名不韋賣於邯鄲其人天資穎悟識見精明幼年曾從鬼谷子授以相法善能相人見了異人連聲便道奇貨可居也當此異人同公孫乾歸宅邵說不韋見了異人回到家中見父問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父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父曰則無數

矣不韋曰商賈勞心耕田勞力其利有算今秦皇孫異人相貌丰雅此人後必大貴見今拘質於此不得還國願以千金賂趙侍臣計救還國以圖富貴此無窮之利也父曰此事為之不易如成則可以為王侯如不成破家之道也汝宜斟酌為之不韋曰兒之相法百發百中料異人後來必貴兒命亦當發達此舉甚利父不必憂矣於是不韋遍訪公孫乾親識城東有一人姓季名默與乾姻好素通關節不韋備禮往道不韋行藏舊與默交厚欲轉託一見以光蓬草不敢驟見惜某以為先容不知肯容納否公孫乾依允當日默引不韋投見不韋備黃金十錠白璧一雙進獻乾喜納遂留飲竟日相與接談不韋語言便利應答如流乾以為相見之晚也自此不韋與乾往來情洽不韋每有好食或時物便思送乾乾以此坦然不疑遂為契交一日端陽節公孫乾後園設酒邀請不韋季默敘飲遂請異人出與不韋相見不韋佯問此何人也乾曰此秦皇孫異人也等閒不與他人接見公乃契交請出同坐不韋再三謙讓曰皇孫乃秦貴人也豈敢連席乾曰俱是深交不必過謙不韋遂與異人連席乾與默對坐飲至半酣情甚歡洽彼此俱無嫌疑其日甚樂至晚不韋辭歸次日不韋具綵幣求見異人兼以謝酒為由來到公孫乾宅內正值公孫乾進朝未回不韋就與異人相見獻以綵幣異人曰我秦國棄人也子何相待之深也不韋因見無人遂密告曰吾此來欲大子之門而不惜千金以見公孫乾其意益深有在也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雖欲大子之門實欲大吾門也異人知其心跡遂引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已為太子王業大定國勢日強安國君雖愛幸華陽夫人而無子若能立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况子兄弟二十餘人子為中子又拘質在趙日遠日疎猜聞益久若秦王薨必立安國君為王諸子旦暮在前者定爭為太子矣富貴他人得之吾子徒老死趙地何能歸秦也皆切當可不韋之言

聽異人被不韋說到傷心之處遂涕泣語曰子之說真金玉之論肺腑之言也為今之計奈何不韋曰子貧困如此無以奉獻於親友結好賓客不韋雖貧請破家為千金與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陳說顛末道子忠愛料安國君華陽夫人必喜其說立子為嫡得歸秦國將來必為太子此計如何會做生意異人乃頓首謝曰吾父母邦國久未歸省終日鬱鬱生不如死子能捐金為我圖之他日還國再見天日但有得地之時富貴與子共之子可速行早賜佳音我在此屈指懸望也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以為進用交結賓客之需復以千金買奇物玩好并金珠寶貝及隨身行李準備起行數日完備遂赴公孫乾宅內告辭曰不韋一向在此貿易貨物將盡欲出興販一兩月方歸此番興販甚大暫辭門下乾遂置酒相別戀戀不捨囑不韋曰子遠涉風霜自宜保重早去早歸不可久戀花柳置我懷念也不韋曰謹領尊命隨辭出門准備行李起程未知說秦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不韋有此眼力那得不富貴

第三回 安國君剖符立嗣

不韋帶領心腹從者一二離趙前赴咸陽此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有八水三川五關四塞風景富麗人物俊雅當時六國以秦中為天下第一現今昭王在位兵強國富十分繁盛不韋到咸陽進城尋一僻靜店房安歇隨同從人上街市密訪華陽夫人親屬有人說夫子夫子止有姐姐皇姨就在太子府對門居住臨街有閒房百餘間專住來客商以此人稱為皇姨店皇姨店就假以韋房為由私託閭人傳達皇姨丈具黃金十兩色幣一端以為進見之禮皇姨丈相見甚非常不韋何處鄉貫不韋曰某陽翟人也姓呂名不韋賈於趙地與皇孫異人對居時相往來心跡相大常仰慕皇姨與華陽夫人乃同胞至親敬專不韋前來投見敢求轉達援救還國外有黃金五十兩小信為茶果之資萬乞轉達周濟姨丈

聽罷即令侍婢請皇姨出來相見機緣偶合不韋見皇姨行禮畢將情訴說一遍就將黃金獻上皇姨大喜曰禮物雖出於皇孫其實勞足下遠來便問皇孫在趙起居何如是下想知其詳不韋曰某與皇孫公館對居終日相會交情甚厚凡事盡心吐露且皇孫賢明仁孝儀容非常結諸侯賓客天下仰其風采常曰我以國君夫人為天日夜思想不得歸省願子將我書禮投獻於國君夫人上壽就如我見國君夫人之面一般老面會油瓶仰望皇姨轉達今皇孫在趙度日如年某不辭千里而來望皇姨救援倘皇孫得地之日決不望大德矣皇姨曰汝且在我店中安歇明日引汝見夫人再從長計議不韋乘便又言皇姨曰吾聞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華陽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嫡恐太子他日立為主定將嫡子立為太子自相標榜天人之明必生蓬蒿那時人老花殘雖欲進言而太子終不聽也况今皇孫異人賢明仁孝仰慕夫人日切夫人今當寵愛優渥之時正言聽計從之日肯薦舉一言以為萬世之利也皇姨曰足下之言甚善我就將此言轉達夫人救援異人還國鑾輦次日皇姨早起引不韋入府見華陽夫人皇姨先入內見夫人各敍禮畢皇姨曰今有皇孫異人一向在趙為質晝夜思想夫人令差一心腹人呂不韋具書禮來與國君夫人上壽見在宮門外伺候未敢遽進夫人曰既是皇孫差來的人有書禮著他進來不韋聞命即整衣鞠躬進禮畢將書物呈上夫人開看禮物乃是明珠四顆玉釵二隻甚喜來書且莫開封待國君出獵回時開看夫人曰汝且回店候國君歸來令人請你相見不韋辭回不題邵說皇姨與夫人閒坐間將不韋前言從頭細說一遍夫人聞言悲切感動不覺淚下淚下堪謂皇姨曰不韋之言極是有理使我日夜喫憂也但諸皇孫俱有生母且喜異人無母分又如此賢明仁孝正當冊立為嫡待國君回時當從長計議想無違阻正話間宮人報曰國君回宮夫人急整衣

迎接同皇姨進禮畢就將異人哀情并書禮獻上國君看禮物畢折其書曰不肖男異人沐浴頓首百拜君父安國君母華陽夫人千秋殿下男以監軍伐趙師被虜敵國為難自分必死幸賴使臣牛西馳書仗義雄辯剖分不辱君命趙國畏服拘男為質用阻大兵趙以為得計而男豈能存活耶日夜思歸彷徨萬狀仰念父母徒形夢寐耳跬步不忘一飯三嘆耶今心託呂鴻呂鴻謂不韋珠玉上獻微悠此心如臨膝下諸凡委曲呂能悉陳萬乞俯念孤孽早賜救援如得生還昊天罔極冒於茲威無任激切惓惓之至國君與夫人看罷涕淚如雨夫人就乘國君想念情切因而進言曰異人與諸子中甚賢凡往來使客多稱譽之况妾幸充後宮極蒙眷愛不幸寵深而無子子然一身形影相弔雖極目前之歡恐難永終其好今聞異人之賢欲立以為嫡翕合皇圖實在此舉不識國君許之乎夫人於是俯伏在地顰眉蹙眼哽咽不起國君以手扶之曰夫人且省煩惱容吾圖之但恐異人拘質在趙必不易返須當奏知父王共與謀士計議方有長策夫人曰今有趙書入呂不韋在皇姨店中聞他足智多謀已有救異人之策如召來一問便有奇計國君曰如果此人有策何不請來商議隨即令人去請不一時不韋跟從人進府來見安國君行禮畢就將破家救異人一節從頃告說一遍安國君聞言大喜曰誠如是想想異人還國必矣足下之功當銘之金石他日奏明父王富貴不輕也於是不韋又叮嚀以立嫡為請國君遂命匠刻玉符一道定盟以異人為嫡即與夫人收執刻符裏實乃是不韋妙用又以金五百兩付不韋與皇孫歸國之費仍請以不韋為傳寫手字合同為不韋曰殿下既能託臣以心膂臣敢不肝腦塗地以期皇孫回國如有的信更望殿下命一大將率領精兵沿途接應以防追襲國君曰不知足下期在何日還國庶好準備不韋曰此事恐難遙度須緩緩處之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如有的信當先差人預報殿下不勞多囑也不韋就拜辭回店整顿行李辭了皇姨同從人歸趙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不韋者數使人必應其周匝處尤在刻玉符一道

第四回 智異人竊通朱氏

邵說不韋離秦返趙一路正值暮秋天氣怎見得南陌遊人依舊東籬黃菊飄金馬前西風正急梧桐葉底鳴禽正是旗亭喚酒對誰斟野花雖豔色無意遠溪尋不數日行到邯鄲入得城來先到家見父呂翁備將前見安國君并立嫡一節告知父親呂翁大喜至晚不韋歸寢見愛妾朱姬神思倦怠態度困懶便問曰我離家纔兩月餘爾在家或有私情耶姬曰妾自蒙君從小撫養成人幽居閨閣無事未敢輕出中堂何敢私情耶日或有曰向敵妾兩月前與君歡合已有娠矣連日殊覺倦怠非有他也不韋聞言甚有風趣低頭自思曰吾家當大昌矣遂與姬就寢因以言挑之曰汝欲為富家婦耶欲為王者婦耶姬曰君何為出此言耶不韋曰現今秦皇孫異人在趙為質我看他儀容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後必大貴我為他破千金至秦國說他母親華陽夫人及他父親安國君已刻玉符定盟立為嫡子矣異日收回秦國久後定立為王我欲明日置酒請來相會令汝筵前拜見汝待酒後倘異人有留戀之意汝亦半推半就與彼私通我邵佯怒汝郎同彼哀告就許為佳偶倘他日生子汝當為太皇后我亦共富貴世為秦族矣汝從小舉度不凡亦當大貴但事成之後決不可忘今日也姬曰妾與君數年恩愛情如膠漆豈忍違捨耶不韋曰我欲與汝共圖富貴非汝背其德也古人云成大事者不於細行雖汝暫屈一時實為萬世之計胡為而不為也姬曰出君之口本君之心妾雖依命實君之願也姬亦不韋大喜遂計議已定次日不韋准备金樽玉斝一副犀帶一條來見公孫乾令門人報知乾急出遂與不韋相見敘久闊之懷情甚歡洽不韋曰某一向在外生理偶得金樽玉斝一副犀帶一條奉公少引芹敬乾曰君遠歷風霜經營勞心得此奇物歸即見惠辭之不恭欲受增愧深感不韋曰微物表敬何足掛齒乾遂收納分付整酒席留不韋

敍飲仍著異人相見就令陪坐韋偶見乾進內更衣乘便將投託皇姨及見國君并華陽夫人刻玉符立為嫡子一節低言告知皇孫聽罷大喜曰如公之恩當銘刻肺腑不敢忘也話未畢乾至又飲數盃不韋曰不勝酒力矣乞告辭歸某父欲奉屈車駕增光蓬蓽但俗事羈絆未得舉行竊欲明日奉請就煩皇孫同往未識尊意以為何如乾曰賢契遠來正欲一拜明當同皇孫趨往不韋即回家分付家僮打掃前後潔淨置辦酒席不題次日公孫乾與皇孫並馬同來不韋家赴席不韋出迎各叙禮畢水陸具陳笙簧齊奏正是賓主交歡情更暢風光晚霽樂偏多比飲酒將闌不韋復邀請小園後翠雲軒下消遣其餘從人留阻在外命家僮管顧不韋卻令女婢喚愛妾朱姬出來遞酒公孫乾與皇孫看朱姬恍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子憇臨席上羞對樽前真西子不能過也酒酣近晚高堂銀燈公孫乾大醉家僮扶去小軒就寢乾亦甚醉不韋亦佯醉假寐異人獨與朱姬對飲左顧右盼情各眷戀況異人客居日久遂與朱姬就席歡洽不韋忽醒佯怒曰吾愛妾如花雖千金難易也汝受我大恩反調戲耶朱姬跪而言曰大人破家為皇孫以圖富貴今若為賤妾而反致大人之怒既背大人又失皇孫兩難之地不若死耳就拔壁上劍欲自刎不韋急抱住低言曰汝且住吾一言汝今既為皇孫所染況又皇孫深愛而不捨兩情相入似難再阻不若將汝與皇孫為室他日得地之時不可忘也異人朱姬含羞向前頓首拜謝曰若得大人垂念至此雖粉骨碎身不敢忘感德也少頃公孫乾亦酒醒不韋遂將前事隱下只說皇孫久居客邸情況無聊賴將愛妾朱姬與皇孫為配度可以遺歲月矣不知公意以為何如乾曰子誠可謂大丈夫矣乾再不起疑何仗義疎財世所罕有乾郎請為媒就將異人所束碧玉帶留為定禮容擇日過門是日酒闌已三鼓矣二人拜辭回宅不韋謂朱姬曰大事定矣早晚完親汝不可負今日之盟也邵說異人自別朱姬之後春心蕩漾客處無聊再三向前哀告早與不韋講親惟恐日久有變變到無變只怕乾郎差人催促不韋擇

是年九月念五日送朱姬赴公孫乾處與異人完親光陰瞬息不覺已十月矣是時乃秦昭王五十五年歲次甲辰六月旦日朱氏懷娠大期誕生一子生得隆準巨目方額長眉背上有麟出世有齒貌奇異此子不可十分皇孫甚喜取名為政隨差人報知不韋不韋暗喜曰大事成矣即同從人至乾處與皇孫相像爺的面貌皇孫甚喜取名為政隨差人報知不韋不韋暗喜曰大事成矣即同從人至乾處與皇孫各道恭喜罷乾與不韋攜手至後廳分賓主坐定留飲至晚方散自此常常往來會飲不題卻又值夏盡秋初天氣不韋與父商議曰異人久未還國大事如何得成今日父親可差老嫗往公孫乾處請朱嫗與政來家暫住幾日兒自有計呂翁從其言即差老嫗往公孫乾家去請朱氏并子政到家看望告過異人公孫乾就令朱氏與子政同卓到不韋家不韋即令父呂翁收拾家財細軟之物同幾個心腹從人帶領家小并朱氏母子星夜先赴咸陽報知秦王去訖但不知不韋在此如何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不韋如此風鑑如此贈妾如此過繼皆世人所未有

第五回

不韋竊異人還國

卻說呂翁一夜打點家財僕從同朱氏母子一簇車馬乘五更天未明時從邯鄲北門逃走星夜奔秦不題且說不韋次日打聽公孫乾連日教場操演軍馬不閒一日正值乾公事稍暇不韋徑往乾家相望乾因正欲令人奉請不意下降甚慰鄙懷遂邀不韋後園少坐異人出一同相見閒話閒乾曰日長無以消遣欲與賢契對一局如何韋曰棋有勝負不可空著如輸三局者罰一席正是三百枯棋消永日十千美酒賞芳辰不亦樂乎此棋雖足消遣
卻是脫身故服乾遂令左右設棋局與不韋對著不韋連輸三局不韋曰某輸一席矣異人隅坐觀棋不韋曰殿下亦知棋乎異人曰秦人多善弈者某自幼頗知其意蓋著棋之法貴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異人所說棋局有意在內更要布置安詳取捨得宜心隨手應意在機先比著棋之法古人心訣之妙也不韋聽罷大喜曰殿下深通棋意難以對著乾曰賢契亦與皇孫各賭一局便見高下不韋請

異人饒四子一連又輸三局不韋曰我正欲請二公城外小園賞荷不意連輸二席明早乞車駕枉顧為竟日之樂乾依允不韋辭歸即分付心腹家僮準備前後門走路又令一心腹人先將跟隨人安置一處酒飯又預先尋極好濃豔酒二瓶差人去麗春館叫一起女樂為勸酒侑觴之具先於後門小耳房藏下四疋能快走好馬都準備停當次日公孫乾異人出城十里外到花園下馬與不韋按見遠遠的聽見一派清音滿園佳景前人有詩單道園景詩曰
咸時作宦暫聞遊更喜郊園景物幽山色連雲迷曉徑松聲遠澗雜清流層臺漸近朱欄迴高閣懸空翠靄浮噴鼻花香初破蕊風微簾動下重樓乾甚喜盡情痛飲又兼女樂侑觴雅歌投壺近晚大醉卧於對月樓下不知天晚跟隨從人被家僮灌得大醉各去清涼樹下歇息異人已知其意佯為醉容不韋將女樂打發進城分付一行從人飽飯畢遂同異人到後門外上馬星夜往咸陽小路逃走一夜已行二百里外不題卻說公孫乾直睡到二更時分方醒只見燭滅香消酒闌人散遍尋不韋異人不見蹤跡十分驚惶即欲起人馬追襲城門已閉雖有從人俱沉醉未醒已陞殿畢乾引從人到不韋家捉拿家小但見重門鎖閉顧不並無一人有傳說不韋家小四五日前已遠行矣乾無可奈何只得上大夫蘭相如家求計門人報入相如出與乾相見乾將不韋設智盜異人逃走一節從頭細說一遍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其有異人為質耳今被盜去構怨興兵在此時矣為之奈何乾又俯伏涕泣求計相如曰事不宜遲須當作速奏知主公快調人馬追趕晝夜兼程前進況異人行尚不遠猶可追襲使少怠緩大事去矣即同公孫乾進朝傳與使臣轉啟趙王趙王聞奏急出殿便宣二人議事乾見王以頭叩地不起哽咽不能出言趙王曰汝有何事乃如此狼狽耶乾曰昔蒙王命監押異人一向小心防管不敢少縱且問酒是誰喫誰喫不韋是不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與異人私通買囑守門

者竊逃回秦今行一日矣秦請大王即調兵追趕未敢擅便謹來請死趙王大驚曰爾走脫異人秦必與兵結怨矣爾為大臣有負委任致我憂懷本當誅戮且與我作速領兵追趕如異人捉回免汝重罪不然罪難宥矣相如奏曰乾雖追趕恐人馬眾多不能兼程前進不若遣人星夜先到漳河傳與李繼叔牢把盤詰李交好那得盤詰先行捉住庶為便益王曰正合吾意當日遣人報與李繼叔用心防守隨差公孫乾領兵五千追趕郤說不韋自離邯鄲晝夜趨行況人馬強壯歸心如箭早到漳河隘口將從人衣服與異人更換雜在家僮內徑過漳河渡繼叔素與不韋往來常有人事饋送更不盤問徑過關口未半日過關之計已有趙王差人隨到傳說走了異人一節李繼叔跌足嘆曰不韋今早方離此地未及半日可非一日矣疾忙追趕隨同醫和領精銳兵三百輕弓短箭星夜往前追趕且說不韋異人離了漳河將近兩日來到黃河東岸忽見後面塵頭起處早有追兵已到異人曰前有黃河之阻後有追兵甚道吾必受擒矣不韋曰殿下休憂你看東岸邊有一枝軍馬來到必是國君救兵言未畢早見一將拍馬向前欠身言曰吾乃秦將章邯奉國君之命特來接應殿下甲冑在身不能行禮放過異人一行從人攔住來兵李繼叔醫和齊出徑奔章邯邯舉槍來迎交戰不十餘合章邯手起處刺醫和於馬下李繼叔見折了醫和無心戀戰撥回馬便走邯正欲追趕忽見塵頭起處韋有兵到乃是趙將公孫乾也乾曰汝等快將異人送出仍同赴趙請罪以全大信度不負兩國之好若聽不韋益去大兵到此豈能干休韋笑曰昔日牛西致書不過權為請和以存皇孫實非真和也汝趙人何痴之甚耶乾大怒輪刀直取韋邯邯舉槍交還鬪不三十二回合公孫乾人馬遠來困乏更加韋槍法甚熟人馬精銳不能抵當拍馬落荒而走韋邯驅兵大殺一陣回保皇孫拔寨起行不數日來到咸陽不韋曰華陽夫人乃楚人也皇孫當著楚服不韋達以見夫人異人依言即換楚服入宮拜見國君并夫人訖彼各傷感夫人復謂國君曰妾乃楚人也皇孫著楚服而

來見真吾子也更其名字楚國君曰善於是子楚復跪而進言曰兒被虜為質幸賴不韋以千金結好左右又將愛妾與兒為妻破家竭力救援還國此再生之恩古今絕少伏望重加官爵以酬其功國君喚不韋進內而謝曰吾兒在趙足下不避斧鉞救援歸秦希世之功誠為再造尊公並家眷到時已賜田千畝安置新宅居住矣明日奏過久王封官報德不韋曰微功蒙賜已荷重恩豈敢更期望外耶不韋就拜辭歸宅子楚同朱氏子政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不題次日安國君早朝奏曰臣子異人伐趙被虜久拘於彼以為質子我王一向未忍加兵蓋投鼠忌器耳今幸陽翟大賈呂不韋破家廢千金不辭辛苦買賂趙臣令得救援還國於秦有光此不世之功也奏知我王賞爵封官昭王大喜即宣不韋朝見封為太子少傅兼東宮承員之職不韋叩頭謝恩自此在秦任職又暗囑皇姨再懇夫人早立子楚為嫡太恐怕有變皇姨於是入內語夫人曰子楚歸秦皆夫人救援之力况玉符合同盟約已定須當早立為嫡以為不拔之基夫人曰此事正欲與國君計議連日國事不暇未敢啟白當乘國君在宮無事夫人乃進言國君曰昔曾許子楚與妾為子今雖居在宮中尚未明言於外恐諸子後日爭立有更初議國君曰此說正合吾意即擇日以子楚與華陽夫人為子寵沃日隆子楚之業大定矣此是不韋化家為國機如海立種生苗出更深畢竟將來如何且看下節

總評 看公孫乾李繼叔不防不韋處乃是不韋手段 不韋下棋要異人讓四子不知自家倒先

讓一子了呵呵

第六回 吕政立暗絕秦嗣

秦昭王五十八年季春三月昭王薨羣臣議立太子安國君為王以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朱氏為夫人命王翦章邯統兵伐趙李繼叔失守城陷遂得漳河趙求救於周王周兵亦敗績自此秦益强大

伐魏取韓所到無敵秦王立一年薨羣臣立太子子楚為王封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生母夏姬為夏太后朱氏為王后子政為太子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千萬戶佩劍上殿召命不名威權日重羣臣莫敢仰視秦王楚即位二年薨太子子政立為王以朱氏為王太后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國政皆不韋統理出入宮禁略無忌憚自此秦王一家時時與太后私通宮闈之中畏不韋之威莫敢聲言不韋奢侈益甚其叢家僮萬人招致四方食客常數千人金玉如山甲第連雲珍玩奇寶不可勝數凡戚屬故舊皆列貴顯金紫滿前任其封賞又延攬天下名士凡有聞見著為集論有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於咸陽市門外懸千金於其上招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懸告十餘日無人敢增損之不韋以為不刊之典遂將此書頒行天下不題凡無人增損的便是不堪之典還要說不敢二字且說秦王雖年少承父祖之基當國家之強盛東周不祀六國益衰不韋專內王翦治外滅楚伐趙破燕取魏天下縱橫藩籬固結人知秦之强不知秦已滅矣後人有詩曰七雄爭據苦生靈擾擾干戈不暫停一著朱姬成帝業誰知呂政是螟蛉邵說不韋見秦王益壯太后荒淫不止恐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嫪毐音勞毒音藹以為舍人太后聞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以為宦者拔其鬚眉奉侍太后遂與私通心極愛之封為長信侯又恐事泄計卜避時遷居歧雍大鄭宮凡宮中大小事皆毒裁決秦王九年五月五日太后與毒飲酒大醉命卸衣夫人李氏進酒偶酒淹於地毒怒而叱之曰老婢乃敢無禮耶李氏曰我居宮壺十餘年來侍奉先王多有辛苦爾何罵我耶毒大怒令人笞背逐出李氏懷恨即奔告太使趙高說嫪毐實非宦者與后私通現生二子其父明白藏匿在宮待王上春秋後二子爭圖天下高聞知大驚不敢隱諱見秦王將李氏之言一一奏知秦王大怒就捉嫪毐下獄追究俱得情實弄出底來至九月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二子遷太后於雍地拘相國呂不韋於幽

室諸大臣賓客極力上言而死者二十七人俱斷其四肢棄之關下有齊人茅焦不避斧鉞願欲請諫此時好膽力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設油鑊於殿傍令人召焦進見欲烹之焦徐而行傍若無人行至王前再拜謁起稱曰臣焦向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矣臣非畏死者也凡生者不諱死存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如欲聞其說臣當竭力上言之如不欲聞其說臣即投諸鼎鑊願死王前不畏也王曰汝有何說吾即聽之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殺害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而去無一人向秦者王獨立無與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盡決知必死即解衣徑赴油鑊王急下殿手自援之曰先生請就衣請焦願今受事郎爵以上鄉數日後王命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子母如初釋不韋於幽室以文信侯使就國河南一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宴會無虛日王恐其為亂召羣臣諭之曰不韋雖有救先王之功今隆以重爵可謂厚矣况又無汗馬血傷之勳反位居文武百僚之上恐不足以勸天下也意欲遷之蜀地令四使老死遠方亦不忍加誅之意耳羣臣莫敢再諫王仍出手書與不韋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祿千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論功則開國論親則本生茲曰何功何親妙甚妙甚其與家屬徙處蜀地以全不忍加誅之意勿違朕命速令起行不韋見其手書乃哭泣曰吾今年老矣何任遠行良自度難免誅戮遂飲酖而死王聞之乃厚葬於河南洛陽北邙道西也按不韋奇謀雖咸而機深太過滅絕贏祀不仁甚矣神人共憤卒至敗亡宜也然坑焚之慘不韋作俑萬世之下猶有餘憾乎秦王自滅不韋之後侈心益甚一日召羣臣議曰我今併誅六國一統疆宇古今稱盛天下一人當更國號以新天下耳目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立尊號曰皇帝又自以我為始可稱一世相繼於後為二世綿延不已傳至萬世故曰始皇帝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天

下之兵畫一統之法遷徙天下豪傑於咸陽鑄金人十二以示國富起章臺於上林通複道於上阪大興工作創立宮室盡將所得諸侯美女珍玩鐘鼓充入二十七年始皇召羣臣議曰古者聖王巡狩天下以觀民風朕欲效古出巡與爾等百官計議以為何如羣臣奏曰古昔有道之君巡行天下以觀民間疾苦所謂坐明堂而聽政也若深居九重天下利病何從知之陛下此行正合古意始皇隨命駕先巡隴西北地一日過雞頭山登高遙見東南有雲氣非煙非霧隱隱有五色祥光命近臣未無忌問之曰此何兆也無忌奏曰雲氣之出各有不同有祥雲有浮雲有瑞雲有霽雲有慶雲皆謂之雲臣觀此雲非雲也乃大貴之氣龍成五色其應不小也始皇曰為之奈何無忌曰此雲非陛下不可鎮也當遊巡東南以寶物鎮之可以消此應兆也可始皇曰卿言正合吾意遂傳命旋車駕復轉回東巡登鄒嶧山立石頌功德封東岳泰山遂以所佩太阿寶劍瘞於山下遂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駕回咸陽羣臣迎接入宮後史官有詩曰東南旺氣已歸劉何事勞人日遠遊四百年來王業定始皇難免喪沙上始皇自回咸陽之後一向無事時常追思東南雲氣不知有何應兆心下不樂有近臣奏請連日天氣融和御園中百花爭放陛下何不命駕一遊以悅聖心始皇即命駕帶領近侍妃嬪前至御花園看景未知如何

總評 標題中暗字有春秋筆意 始皇妄自尊大荒淫恣虐而故巡行鎮氣何益之有

第七回 始皇命徐福求仙

卻說始皇駕幸東御園來賞玩佳景正是 花迂宮袍雲錦重柳坡春仗露稍枝風微殿閣飄芬郁萬紫千紅藹翠微侍臣導引看畢園景登顯慶殿暫息不覺困倦伏几而卧忽聞一聲響亮驚動天地但見紅日墜於面前從東一小兒身著青衣面如鋼鐵目有重瞳向前欲抱太陽未曾抱起從南又一紅衣小兒大叫青衣小兒未可抱去我奉上帝敕命特來抱太陽兩個不伏各努力爭打青衣小兒連摔紅衣小兒七十二交紅衣小兒不伏跳將起來用力打訖一拳青衣小兒仆地便倒氣絕而死紅衣小兒將太陽抱起向南而去始皇叫小兒且住我問你是誰家小兒通個名姓小兒曰我是堯舜之裔生於豐沛先入咸陽蜀封興義沙丘汝歸長安我立帝命簡在四百之禳言罷向南徑走只見紅霧迷天紅光滿地小兒不知所往帝悚然醒來卻是一夢凶多吉少我贏秦天下恐終為他人所得遂命駕回宮終日常常不樂因與近臣計議要求長生不死之藥萬世為君有燕人未無忌奏曰東海中有三神山山中有十洲三島蓬萊方丈八節如春四時清朗不知寒暑不識甲子中有長生不死之藥服之可以壽算無窮耳帝曰卿曾見此仙境否無忌曰臣有一方士徐福曾到東海見蓬萊方丈遇羣仙乘鸞駕鶴均與凡人不同見在臣家暫居帝聞說就召徐福入見求長生不死之藥福曰求藥非難入海得真藥為難若必欲得此藥須臣入海方可得也帝曰如求得此真藥與卿共食羽化為仙不亦美乎福曰必欲臣去須用大船十隻諸色匠作俱要預備要童男童女各用五百名凡金珠寶貝飲食器用之類俱不可缺打點整齊臣便起行帝即傳令打造船隻各色完備着徐福入海採藥徐福撐駕船隻入海訪仙一向杳無音信帝見徐福去久不回心急又著儒士盧生入海尋訪盧生行至海邊見驚濤萬頃銀漢波翻煙霧茫茫不知所往遂嗟嘆良久而回自思勞民動眾費了許多錢糧恐難空回始皇必加責遣郤領數從人去泰山中遍訪真迹行至東華絕頂見一人蓬頭垢面臥於石上不起盧生尋思此高處人不可居此人居之定是異人虛心向前施禮其人起問曰公是何人來此何幹生曰某奉始皇命來此訪仙求長生不死之藥其人笑曰天數已定大限難逃世上安有長生不死之藥始皇可謂悞耳盧生見其人言語不凡再三哀告懇切務要指示迷路其人用手推石城洞不久取書一冊上有書名乃天祿秘訣遂付盧生囑之曰此書當與始皇詳看上有死生存亡之數盧生再要細問來歷其人復臥於石上合眼不語盧生得書回見始皇言說

東海茫茫不知涯岸尋訪徐福杳無踪跡臣至東華絕頂見異人授書一冊不敢隱諱即將原本進上帝將書展開觀看上有書名天祿秘訣其中有歷代轉運之圖上書蝌蚪文字言語多隱諱不可曉王命李斯詳譯字義中有一言說亡秦者胡也帝大驚曰此天籟之言必謂亡秦之天下者必北胡也若胡便是言私訣也遂命蒙恬起人馬八十萬沿邊高築長城以防北胡後有胡曾詩曰祖舜宗堯自太平始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城始皇既命蒙恬北築長城又傳令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南修五嶺創立宮殿興工動眾連絡不絕改變制度大肆更張又恐人非議其過乃聽李斯之言盡燒歷代詩書并百家之言有如偶語者棄市坑侯生盧生等四百六十餘人惡極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師法孔子今陛下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也始皇大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不得居中國始皇惄惄只思東南旺氣號則始皇事皆末世恐人作亂又命駕東方出巡且山東地方連年不收百姓嗷嗷不得安生始皇車駕一出日費數十萬金民皆逃竄天下大失所望不題邵說韓國城西三十里淺山脚下有一酒肆有幾個鄉老在內飲酒將至半酣各人談天論地說古道今正是暢飲村醪行欲倒務中聞樂四時春內有一老姓趙名三公言說五百年前天下太平人人快樂衆老便問如何是太平公曰熙熙風景皞皞年光黎民鼓腹遍處笙歌三日一風風不鳴條不摧折林木五日一雨雨不破塊不打傷禾稼盜賊不生夜戶不扃行人讓路道不拾遺邊庭無征戰之勞朝廷無奸邪之患野外無蝗蟲旱澇之災百姓無疲倦艱辛之苦五穀豐登天下安樂此便是太平時節衆老又問此時如何公曰此時法度嚴謹不敢說衆老便道我等僻處鄉村又無外客便說何妨趙三公只是搖頭不說酒肆傍邊閃出一個人來那人高冠博帶布袍草履面如美玉口若朗星便道你不說聽我說衆老拱聽那人便說此時秦始皇無道男不耕種女罷機織父子分散夫婦離別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填大海西建阿房焚書坑儒大肆狂悖民不聊生天下失識我機但此不世之恨何處發付也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填海築城尚屬痴事焚書坑儒皆是死道然空萬國之財戕億兆之命絕千聖之脈無一可

者也

第八回 張良使力士擊車

邵說此人乃韓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五世相韓因始皇滅了韓國一向懷恨在心只要與本主報讐用千金結交天下壯士欲殺始皇因來到村中遇見這幾個鄉老不覺說出幾句言語來眾人都走了從店後有一壯士出來張良見那人身高一丈相貌堂堂向良長揖便道賢公適言始皇無道想要為天下除此暴秦如有用我之處我當與公出力良曰此處不可說話請壯士到某家求教壯士即同良到家分賓主坐定良便問壯士姓名其人曰某姓黎住居海邊人稱某為蒼海公頗有膂力使一百觔鐵鉗單轄天下不平之事適見公器宇不凡語言超衆必是奇特之士奇故敢剖露肝膽願聞姓名有何指教良曰某韓國人姓張名良五世相韓今韓被始皇所滅願欲千金求士未得其人今遇壯士大遂吾願况今始皇無道天下切齒公若憤力誅此無道與六國報讐天下仰德青史標名真萬世不朽也壯士曰謹遵公教決不食言良遂留壯士在家打聽始皇東巡何處經過後數日良出探問得知始皇從陽武縣過來良邵令壯士在高阜處懸望見始皇車駕將行之三里遠正行到博浪沙地方壯士只見黃羅傘蓋之下想是

始皇久細郤大步奔走向前用力舉鎚將車駕打得粉碎原來始皇忍人暗算常有副車在前壯士不知悞中副車早有護駕御林軍將壯士捉住始皇追問誰人主使壯士切齒怒目大罵曰吾為天下誅汝無道豈有人使之耶子房見事不成暗暗叫苦隨於人空中走脫始皇又令趙高勘問壯士不肯招出何人主使遂擊柱而死有胡僧詩為證詩曰 襲政鯨吞六合秋削平天下虜諸侯山東不是無公子何事張良獨報仇 始皇即令天下遍訪主使之人十日不獲子房遂逃難於下邳友人項伯家隱藏項伯乃楚將項燕之後也與良交甚厚遂留居住不疑良因偶出城外圯橋邊閒立忽見一老人身著黃衣過橋下樹曰汝於五日後早在此處等我我與汝一物不可違也至五日子房早起到樹邊見老人坐於樹下老人曰孺子與長者約何來太遲耶汝且退後五日當早來兩個子房至後五日五更時復來又見老人先坐於樹下相等急言曰孺子何懶惰如此且退後五日當半來子房至第五日先夜不寢即來樹下等候不時老人忽然就到子房一見俯伏拜迎月明之下看那老人時與前更精彩道袍竹杖皮冠黃服飄然而來真神仙也子房跪而言曰願領教老人曰汝年富力強骨格清奇他日貴顯當為帝王之師也幸今相遇千載奇逢授爾秘書三卷奇謀神算雖孫吳不能及也功成身退雖連蠡不能過汝留為韓報仇扶立真主名垂萬世與日月爭光不可負也後胡僧有詩曰 妙算張良獨有餘少年逃難下邳初逡巡三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子房向老人前跪而懇告曰願求大名老人曰你記著後十三年大谷城東葬一國君空地內得黃石一片即我也言絕不知所往子房藏書回到伯家開卷看時乃是素書暗讀默記自覺心胸豁然見精明與前迥然不同也不說張良在項伯家隱藏郤說始皇東巡來到徐州風景不同民俗自別桑麻日禾黍鋪田百姓來獻嘉禾嘉禾得他好一莖三穗始皇大喜賞了百姓又往東南

到沛縣見此旺氣想此地必有異人汝可細加訪聞倘或有人即當殺之以絕後患斯曰雲氣出沒亦偶然耳何勞陛下憂慰如若差人訪察恐擾動百姓反生他患始皇曰卿言是也遂命駕起行來到會稽城中見十字街人叢中走出一少年壯士來要刺殺始皇不知性命如何

總評 張良智人豈不知副車而誤擊也其中蓋有深意不可思 黃石傳書一段極好看

第九回 趙高橋詔立胡亥

却說那少年要刺始皇有一老者急止之曰不可大丈夫當立萬世之功豈可效刺客之流耶少年遂止其人為誰老者姓項名良少者姓項名籍字羽楚將項燕之後下相人也籍初學書書不成學劍劍不會良大怒曰爾欲何為耶籍曰書記姓名劍不過敵一人而已良曰爾今欲何學籍曰吾但欲學萬人敵也項籍是豪傑良甚奇之今日遇見始皇意欲刺殺項良急止之因此遊行於吳楚之間潛有圖天下之志郤說始皇三十六年有隕石見於東郡上刻六字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一緝訪不出遂命盡誅石傍居人并燔其石御史可惡亦復命訖李斯乘便諫曰陛下遊巡日久變詐百出祥瑞徵驗恐難准信不若回鑾歸國修整邊備安撫郡國高拱無為自能無事何必勞車駕遠出反生事端致使陛下終日不寧也於是始皇從李斯之言會轉車駕回到兗州夜作一夢與東海龍神交戰但見龍神威力峻發勢不能敵急欲逃走茫茫蒼海無路竚出正在危急之中忽見一赤龍自天而降遂吞而食之漢尚赤故夢赤龍醒來神思恍惚四肢困倦自覺此身若有所失行至沙丘病愈沉重密囑李斯曰朕昔年東墳大海觸犯龍神自夢來有病恐不能起若我崩之後當往上郡臨兆宣太子扶蘇立為君庶不失秦天下耶日與李斯玉寶遺詔玉璽等寶李斯哭泣拜領又曰卿事我多年凡一應大小事務皆託於卿卿宜盡心主事勿違朕命且太子扶蘇仁愛誠敬足可承繼惜我一時見錯悞貶遠方卿等務要用心匡輔不可失也同光熙朕之遺言不可輕

泄於人言畢遂崩在位二十七年壽五十歲是時知始皇崩者止公子胡亥趙高李斯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棺載於溫涼車中隨所至進飲食奏事亦如平時車後以鮑魚混其氣味人無有知之者

鮑魚何幸與始皇同莫

按始皇自并天下以來殘虐暴酷大肆狂悖除謚法而改正朔封泰山而頌功德銷兵器徙豪傑壞城郭決隄防築長城修五嶺創立宮室大興土木窮兵黷武悖古亂今巡幸天下而無止竭焚燒詩書而無忌憚任用李斯而李斯亂政寵幸趙高而趙高亡國遺臭萬世古今之罪人也 邵說始皇雖有遺詔立扶蘇為君尚未發使者趙高急來說李斯曰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無權則爵寵去而身危我欲君侯改詔立公子胡亥未知君意以為何如斯曰此亡國之言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吾侯自謂長子之信任蒙恬與君侯孰優斯曰不如也高曰扶蘇明而能斷剛而有為平日與君不相得若立為君決以蒙恬為丞相奪君侯之印而與之君決罷歸鄉里廢為庶人徐徐侵害死無葬地矣君何不自悟耶

趙高之意是天意

斯沉吟良久曰子之言亦自有理但不忍負遺囑也高曰與其遵遺囑而身危孰若負遺囑而權父二者之間於君取之斯起謝曰謹如子教遂同來說胡亥曰今日之權其存亡在公子與丞相及高耳如若奉詔立長子為君必權歸於人招之不來揮之不去退處僻地不過一常人耳乍當寵沃一旦失位心獨安耶我與丞相意欲改詔立公子為君共享富貴不知公子之意以為何如亥曰廢兄而立弟亂倫也違父命而獨擅不孝也取人之有而害之不仁也二者逆理亂常天下不服恐不可為也

胡亥亦作人言高斯可羞

高曰不然

信小節而失大事守微義而泥遠圖君子謂其不達也况時不可錯過權不可假人公子急當自思勿致後悔亥曰任汝為之高大喜遂與李斯改詔賜扶蘇死立胡亥為太子乃遣閻樂齊詔闔樂亦不知始皇駕崩蓬於車前承命啟行早一日到上郡入城傳命接詔扶蘇蒙恬出迎詔開讀詔曰 三十七年七月

十三日始皇帝詔曰三伐以孝治天下而敦大本父以此立倫子以此盡職違此則悖理逆常非道也

惄

長子扶蘇不能仰承體命闢地立功乃敢上書誹謗大肆狂逆父子之情似若可矜而祖宗之法則不可赦已恨詔立胡亥為太子廢爾為庶人賜藥酒短刀自決其將軍蒙恬稽兵在外不能匡正國法本欲加誅以築城之工未完姑留督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扶蘇讀罷詔涕泣曰君教臣死不敢不死父教子亡不敢不亡今君父賜死願欲飲酒以全其軀方欲飲酒蒙恬急止之曰皇上使臣統領三十萬衆駐節邊陲託殿下久住監督此天下之重任也既受以重任而又賜死恐中間有詐不若面見請罪若果不虛死未晚也扶蘇曰父命既出理不可違使命前來豈有不實如若復請愈增不孝遂飲酒而死蒙恬覆太子屍痛哭不止三軍莫不垂淚後史官有詩曰 舉國痛憐秦世子千年還恨不勝悲至今谷口泉暗咽猶似秦人怨李斯 閻樂見扶蘇死回咸陽復命李斯趙高啟知胡亥胡亥傷悼不已遂傳命始皇車駕啟行未知何如

總評 讀至扶蘇飲酒之際誰不髮指

第十回 芒碭山劉季斬蛇

却說李斯趙高胡亥扶始皇靈車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始發喪胡亥襲帝位是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以宮女無子者皆令殉葬墓中自此大權俱李斯趙高執掌又為嚴刑酷法殘虐百姓大臣公子有罪者輒行誅戮四海怨望干戈遍起二世又思蒙恬在外兄弟子姪在內恐復作亂欲召盡殺之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絕而用此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自信而閭士之意離也二世不聽子嬰之諫定要盡殺蒙氏九族蒙恬聞知嘆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而寧守義不妄為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不敢忘先王之恩也遂飲鴆而死

蒙恬可憐二世聞蒙恬死

死將蒙氏兄弟子姪盡遷徙於蜀郡平日李斯趙高所忌憚者惟扶蘇蒙恬耳今皆誅滅此外一無所畏

憚遂勸二世專行殺伐凡一應軍國大事俱按不奏聞以此盜賊蜂起山東山西湖南湖北吳楚之間無一處無兵馬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武臣起兵於趙劉邦起兵於沛項良起兵於吳四海縱橫天下變亂二世惟荒淫酒色恣行快樂終日有奏事者伺候不得投見以此各處章奏略無所聞章疏不聞投藥不受宜有復生之理郤說劉邦字季沛縣人也母媼常休息於大澤堤塘之上夢與神交會忽時雷電晦冥邦父太公往視之則見交龍見於其上母遂有娠後生邦邦為人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下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豁達大度不事生產事生產者乞丐也那得是皇帝及年壯考試補吏為泗上亭長好酒喜色人多狎侮獨單父人呂媪見邦狀貌甚奇之常曰劉季雖貧酒好色人多輕之但時未遇耳若將來某貴不可言因歸家謀諸呂媪願將女呂姓與邦為妻呂媪怒曰往日曾許沛令今日復許此下賤也文曰此非汝兒女子所知也遂邀邦入坐上留飲甚歡訴話間呂公起身舉酒勸邦曰君狀貌有大貴君當自愛吾有息女願為箕帚之婦君勿違也但所相不同耳邦曰吾有三事未立豈敢屈公之女也呂公曰吾意已決願君勿阻邦遂出座請公同呂媪拜謝酒深辭出呂公送拜行百步遠忽見一人望邦長揖曰連日訪季欲相與一見也呂公相其人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聲若巨雷暗想此人一盛世諸侯也隨於路傍酒館復邀邦與其人入飲呂公便問壯士姓名其人曰某姓樊名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因訪劉季幸遇賢丈又辱賜酒敢問公姓氏公曰某姓呂名文單父人也客居沛聞君名久矣幸得相見欲有一言請問君有內助否噲曰某少貧賤無父母尚未有配公曰吾長女名頗已許劉季次女名須欲許事君君以為何如成會擇人若多養女兒收盡豪傑矣噲謙退不敢當邦曰今日之會真奇遇也一日之間公以二女而許吾輩公能相人想知他日吾二人足可以保妻子也君何辭焉遂相羅拜盡醉而散不題次日沛縣遣邦送徒夫赴驪山中途多逃去者晚至豐西澤中邦曰公等拘解赴役勞無期限逃之者既得生見在者恐獨苦不若縱汝各任所往庶免死工所也或收人處曰公等拘解赴役勞無期限逃之者既得生見在者恐獨苦不若縱汝各任所往庶免死工所也或收人處

處眾皆拜伏曰秦法甚嚴我輩雖得生恐負累君罪不輕也邦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中間有十餘壯士願相從不忍捨去是日邦被酒大醉夜從小路潛走先令一人導引行至前途還報曰前有一大蛇長十餘丈當徑不可進不若從別路前往免被傷害也邦曰壯士行路何所畏懼遂撩衣仗劍大步急趕向前覩得較近用力揮蛇分為兩段並開行數里衆壯士大驚曰劉季平日最怯今奮力勇敢如此非偶然也所謂不鳴則已鳴則已驚人向謂偶然遂同隱於芒碭山澤間沛子弟多歸附者後有人到斷蛇處有一老嫗每夜伏蛇處聞哀哭聲甚悲切人問嫗曰蛇死除害爾何哭耶嫗曰吾子乃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是以哀哭無所歸也人皆不信疑以為怪急欲杖擊之老嫗忽然不見人以此告邦邦聞之心獨喜自負後有胡僧詩曰白蛇初斷路人通漢祖龍泉血刃紅不是咸陽將瓦解素靈那哭月中卻說劉邦自斬蛇之後四方歸附者數百人威力稍振有沛縣吏蕭何曹參見秦益暴虐賦役煩重欲議扶沛令聚眾背秦乃令樊噲召邦同共商議邦同噲領數百人趨沛縣來聲勢赫奕沛令驚悔乃召蕭曹曰爾假以扶我為名郤結引外兵是招虎為翼反生內患侵奪之禍汝輩起之也屢次要斬衆人勸免是夜蕭曹糾合心腹數十人越城投邦聚議因進言曰沛令庸才不足興議大事公今聲勢浩大乘此得沛城暫屯人馬漸次招撫逃亡在外之人倡為義舉四方響應天下可圖也好邦曰賢公若肯俯從大義必須賺開沛城襲殺沛令賢主以從人望然後大事可成也詐一公計將安出蕭曹曰城中父老正在驚惶之際若今夜作書曉諭百姓陳其利害束箭射於城中使其內變城可破也邦從其言即作書射入城中書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民不聊生豪傑並起今我倡義聚眾從公議擇沛主往應諸侯以共成大事爾開城早降免致屠戮如若因順天命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何及也作事有諸父老議曰見今劉季勒兵圍城蕭曹俱已歸附恐城破之日吾父子難保也遂率子弟入公署殺沛令大開城門迎邦入城蕭曹同衆共

議立邦為沛令邦曰不可方令天下擾亂諸侯並起苟立主不善百姓弗寧我德薄才疏恐不能為沛縣主也宣能撤清請擇賢者立之諸父老曰聞劉季有奇才他日當有大貴且卜筮劉季最吉當立季為沛主如赤帝子之識故也不旬日得沛縣子弟三千人與陳勝合兵伐秦不題是月項梁與兄子項籍一向會稽潛住有會稽守殷通知梁有奇謀召與計議曰今二世無道陳涉起兵天下紛紛各相響應我欲背秦從義有此機會大事可成召子共與謀之梁佯為應諾歸與籍議曰大丈夫當自立奈何鬱鬱久屈於人下乎況殷通又無大志終難成王業不若吾與彼計議汝可暗藏利劍同入衙內拔劍斬之占此大郡招兵聚眾以成大事不亦美乎籍曰此正合吾志也次日遂同項梁來殺殷通起心便是霸道樣子不知如何主意下節便見

總評 沛公為衆所推項羽自殺郡守起手處自是不同

第十一回 會稽城項梁起義

次日項梁同籍見殷通共謀背秦起義籍大怒曰汝與吾不同吾家楚將項燕曾被秦害誓不共戴天之仇汝食秦祿為會稽郡守乃興此叛逆不忠甚矣吾殺汝以為人臣不忠之戒遂拔劍挾住殷通劍過頭落提頭大呼曰殷通背秦不足以為郡守今已殺之願將印綬與項公執掌立為郡主爾等如有不服者即以此頭為令門卒吏胥俱各驚惶盡皆攝服時有二衙將季布鍾離昧上堂責之曰入其邦殺其主奪而自立非義也籍曰在殷通為判臣在籍公為義主借秦地而報楚仇天下之大智也將軍若肯相從共伐暴秦以復六國之仇名垂竹帛不朽之功也何必區區以通為念耶一將下堂拜伏曰願從將軍指揮項良遂以二將為都騎旬日郡縣望風歸降得精兵萬人各置部署賞罰嚴明用命尤當人莫不悅服一日季布鍾離昧復進言曰協力足以成謀得將足以立功今力雖協而左右尚未得其助恐孤立不足以

建功也今會稽塗山中有一將乃桓楚於英統八千精兵嘯聚山林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如得此二將可以為助梁遂遣籍往招一將籍同季布等前至塗山先令一能言小校傳說楚將項梁遣裨將項籍來見將軍人無衣甲隨從不過數人要陳說大義共成王業桓楚於英聞說就請籍同季布相見籍曰方今二世無道英雄並起天下莫不欲誅此殘暴以解生民塗炭二將軍負此勇武正當為天下除害奈何潛跡山林埋名丘壑使天下諸侯聞之者皆笑將軍以為怯也籍今同項公聚精兵數萬共義伐秦欲為六國報仇除此殘暴仰將軍之名矣特來陳說大義敬請下山同力伐秦如成王業之後富貴共之桓楚曰秦雖無道而勢力甚強非有益世之雄不足以為敵也公今欲舉大義恐力未贍耳是願比試其強果能力敵萬人吾二人即從之不然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籍曰隨將軍比試吾力足以當之桓楚曰山下禹王廟前有鼎不知幾千斤公能推倒扶起扶起又能推倒三推三起公力可謂無敵矣籍曰願往觀之隨同二將并季布眾多小校來到禹王廟前看那鼎時高七尺圍圓五尺約有五千餘斤籍看了一遍命一強健小校盡力一推分毫不動籍隨拽衣向前用力一推其鼎遂倒籍應手扶起一連三推三起若有不知其為重者二將大喜曰公力足可以敵天下矣籍曰如此試力不足為奇復又拽衣近鼎邊用手插入鼎足下盡力舉個平身遠殿連走三次面不改色氣不喘息乃輕輕安於舊處問二將曰汝以為何如二將向籍前抱住曰公真天神也項羽原是天人吾輩願隨鞭蹻眾多小校拜伏在地大呼曰公非凡人也雖古之貴育亦何以敵其勇哉二將遂請項籍一行人進寨置酒筵款待各收拾行裝停當次日統領人馬同籍下山正行之次忽有一簇人驚惶馳走籍策馬近前便問爾居民為何驚惶衆人向馬前告曰塗山大澤中有一黑龍忽化為馬每日至南阜村咆哮蹂踏未秦民不能禁聞將軍大兵至願為民除害籍同桓楚等數十人步行到大澤邊只見那馬見人來到咆哮近前兩足騰起其勢有齧人之狀籍大呼叱

咤撩衣近前就勢將馬鬃揪住直身上馬遠澤邊馳驟十餘遍馬汗出勢弱遂搭轡徐行三里遠無復躍躍眾居民羅拜於前願求大名籍曰某楚將項燕之後姓項名籍字羽舉義兵伐秦因招軍至此中有一老人長揖近前曰某等聞將軍之名久矣幸過荒村敢望暫將人馬屯住請將軍到小莊拜茶不敢失禮也籍遂同桓楚一行人入得莊來施禮畢老人殷懃進酒籍問曰賢公高姓何名未曾相識乃蒙愛如此老人曰某姓虞排行第一人呼某為虞一公敢問將軍青春幾何籍曰某年二十四歲虞公曰將軍有室家否籍曰尚未擇配那時俱有擇婿者但虞公眼力不如呂公公曰某年老無子止生一女而聰慧幽閑貞靜不輕笑語雖內戚未嘗輕見其面自幼讀書通大義其母生時夢五鳳鳴於室後長成知其必大貴也村中雖有豪家子弟皆愚陋不足為配適見將軍力能舉鼎勇敢萬人倡舉義兵志在天下乃蓋世之英雄也願以弱息為君配籍即起再拜稱謝公隨呼虞姬出見蘭恣蕙質真國色也籍遂解所佩寶劍為定以寶劍定禮又恐人馬騷擾於是傳令起行來到會稽城內領二將參見項梁看那二將時雄壯士糾糾武夫所領八千子弟盡是精銳人馬又將所降馬擣過堂下那馬高七尺長一丈真龍騎也梁遂命名曰烏骓籍又以虞姬許配一節一一告說一遍梁太喜曰子自起兵來招亡納叛人心順附若如此天下不難圖也數日梁遣人娶虞姬歸會稽與籍成親就帶堂弟虞子期隨軍聽用不旬日間梁續招集四方逃亡之士十餘萬人與籍并衆將商議伐秦擇日起行會稽父老遞道告曰君去誰與為守梁曰當日取會稽之時不過借以屯軍焉圖大事耳今大軍駐紮日久恐騷擾地方欲令過江伐秦與爾除殘去暴項梁善收人心他日成大事會稽免租稅十年爾照舊各安心生理或有賢守與爾為主也衆父老拜伏在地不忍捨去梁揮動人馬起行由大路過江抵淮三軍不能前進哨馬報曰前有一軍阻路梁遣籍哨探只見旗開處一人出馬威武雄健風神峻列籍曰爾何人攔阻大兵其人曰某姓英名布六安人也嘗聞兵出有名是謂正兵爾皆大喜隨引布來見梁梁喜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今得英將軍如獲萬里長城也遂合兵一處起行不知伐秦如何

總評 舉鼎降雕如羽者虞老欲以女嫁之真不顧女兒死活

第十二回

范增獻策立楚後

卻說項梁收了英布威勢益盛一日升帳與衆將計議今人馬將佐日漸強勝足可伐秦但中間少一謀士近聞淮陽居巢有一老人姓范名增年七十足智多謀雖古孫吳不能過也欲一能言之士往說歸楚如得范增大事可就有季布起告曰某亦知增久矣願往說之梁大喜就具幣帛遣季布起行不一日到居巢先投客店安歇次日整衣冠來見范增先於鄰近訪問增住居鄰人曰增住居雖在城不喜市廛離城三里有旗鼓山增常居山中養靜等閒不與人相見季布聞說尋思此人不得見面如何說話遂於從人中揀一便利者扮作遠客因說來居巢生理消折資本歸家不得聞先生之名願求一見請問資身之策增平日好為奇謀聞家童傳說遠客求見又久在巢生理遂許相見季布同從人進山莊見增蒼顏鶴髮葛巾布袍腹隱甲兵胸藏妙算飄然淮楚之逸民也布行禮畢增問公何處人氏作何生理布遂將項梁所具幣帛令從人持上跪而告曰某非遠客亦未嘗在巢生理也特奉楚將項梁之命具禮拜請先生

恐不得見遂假以遠客為名庶無嫌疑也目今二世殘暴英雄並起各殺郡守以應諸侯蓋為百姓除害以安天下凡懷一材一藝者尚欲效用况先生抱經世之略負孫吳之策年已七十樓身蓬蒿與草木為休戚有呂望之年無呂望之遇空老牖下誠為可惜今項將軍乃楚項燕之後仗義行仁文武兼備會稽起義而四方響應過江西征而羣凶搘服聞先生之名特來上請幸及時應召垂名金石與呂望齊驅天下之奇士也速賜裁決無煩再思增贊季布一篇話說意要想算天時運籌可否呂見季布將幣帛捧跪不起增曰某聞二世酷暴民不聊生恨無路興兵以除此無道令子奉項將軍之命遠來禮請機會可為正合吾意但子初會且今暫回明日相見即領來命季布跪伏在地懇求不已乃曰幸見先生如獲珠玉若待明日又生別議願先生勿卻增只得將幣禮拜領延請季布上坐欵飲增被季布熱擬季布至晚遂宿於增增郤沉思楚運默算興隆遂趺足曰楚非真命終無遠圖但大丈夫一言既許萬金不易豈可悔也當夜就寢次日收拾行李帶一二從人同季布一行人來見項梁季布預先報知項梁整衣出迎延之上坐乃曰某聞先生之名已久日夜懸心恨軍務煩劇未得求見昨遣季布禮請下山幸先生不棄屈賜垂顧大慰平生之願萬惟先生盡心吐露以匡不及增起拜曰將軍世為楚後倡此義舉天下歸心萬民屬望威武所及誰不欽服增今區區老叟料無長材乃蒙以禮徵辟敢不盡心竭力務成王業以報今日知遇之恩太謙就令與籍相見梁終日與增談論每至夜分運籌決策實中肯綮梁甚喜自謂相見之晚也一日梁因差人探聽陳勝消息差人去旬日回報陳勝被章邯大破之行至汝陰遂為莊賈所殺各諸侯解散章邯見屯兵南陽梁大喜曰吾欲糾合諸侯助陳勝伐秦不已敗績已死我兵似不可輕動遂同范增計議增曰陳勝貪利小人不足共成大事且今日之敗實由不立楚後而自立為王急欲富貴而無遠大之圖所以取敗也且如將軍義兵一起而四方之士莫不聞風而來者非有他也蓋以將軍世世為楚將必

能立楚後而誅無道也為今之計莫若先立楚後以從人望天下莫不曰項將軍非自為也實欲立楚後而報六國之仇公天下之義舉也人心悅服諸侯響應秦雖強一舉而可破也梁曰此謀甚善於是遂以增為軍師仍差人遍訪楚後郤說楚自秦滅之後子孫星散國脈已絕遍求博訪杳無蹤跡差去的人同楚地並無楚後梁大怒因痛責去人於是復差鍾離昧務嚴加尋訪昧與從人商議曰楚後決不在城說到南淮浦地方見一羣牧羊小童赶一小童撲打那小童容貌與眾不同生得豐準大耳眉清目秀被羣兒趕打甚急略無愠色昧向前呼小童曰汝為何被眾兒打童曰各小童皆是人家親生之子獨我乃王社長從小雇覓牧羊因我纔說眾童雖是親生之子皆百姓人家我雖雇覓之人郤乃王侯之族眾牧童見我說起根基眾人不信以此赶打昧便要走昧郤笑着低語說小童我見你容貌比眾不同後必大貴孫因兵荒逃走在外潛住以此知我是王侯之族昧聽罷即下馬招呼眾人將小童扶上馬徑到王社長相見昧郤問小童住居籍貫來歷老母初不肯說昧再三懇求老母將貼身舊汗衫取出遞與昧昧看昧細前襟上有字不甚分曉隨向日色邊細照有字數行寫着楚懷王嫡孫米心楚太子夫人衛氏宗脈相傳俱有根據上有國寶鈐記鍾昧看罷大喜遂拜伏行禮畢喚王社長分付與小殿下更換衣服同送到淮西見項將軍定有重賞王社長聞說亦拜伏在地將衣服與殿下更換了隨同鍾離昧一行人赴淮

西來見項梁將前事一一告說一遍梁甚喜就擇日領大小將佐立米心為懷王母夫人衛氏為王太后封項梁為武信君項籍為大司馬副將軍范增為軍師季布鍾離昧為都騎英布為偏將軍桓楚子英為散騎以下大小將官俱有封賞仍令王社長回鄉賞金五十兩綵帛一束不題邵說楚兵自此日加強盛各處諸侯望風而來有楚將宋義在江夏聚兵聞項梁立楚之後遂領兵三萬會合伐秦此時項氏竟成規模先來與梁相見梁引朝見懷王封為卿子冠軍統率人馬與項籍征進義曰淮西雖楚地不足為都見今陳嬰駐兵盱眙同將兵會嬰一處立為根本西向伐秦攻則可破歸則可守此萬全之策也籍曰若遂與武信君奏知懷王整率大軍前後三路啟行赴盱眙來頭枝人馬將近淮河只見塵土起處早有一軍來到范增與武信君勒馬看時旌旗動處紅光現劍戟揮時紫氣生增大驚曰此一枝人馬與眾不同中間必有真命之主言未畢十人躍馬而出堯眉舜目隆準龍顏真四百年開基創業之主也增一見把頭低了暗思我錯投了主也畢竟此人來相見未知如何

總評 范增眼力既識真主為何便受季布熟掇了

第十三回 章邯劫寨破項梁

邵說此一枝人馬為首的姓劉名邦字季沛縣人也芒碭山斬蛇豐西澤起義聚兵十萬聞項梁兵到同夏侯嬰樊噲一千眾將領兵來迎糾合一處協力伐秦與項梁范增相見甚喜隨後二處兵馬俱到同過淮河到盱眙會合陳嬰聚兵一處懷王建都盱眙各文武百官朝見訖武信君駐劄大軍於泗水河有淮陰人韓信仗劍來見項梁梁見信容貌不悅欲不用項梁增曰此人外貌清瘦中有蘊藉既來投見即當留用如若棄置恐塞賢路梁依增言封信為執戟郎官就留帳下聽用初時韓信釣魚淮下終日不得一飯漂母見信有飢色以飯與之信謝曰吾後日得地當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長王孫而進食

豈望報乎一日往市賣魚在淮上有惡少年辱之曰汝常佩劍上街能刺我耶如不能刺當出我跨下於是信俛首出跨下一市人皆笑之以為怯獨許負者善相人一見信曰吾子有王侯之貴當為天下元戎富貴不輕也信笑曰一日不能一飯尚望貴乎不意聞項梁兵起遂來投見梁止與執戟郎官信悶悶不悅雜於行伍中伺候不題邵說楚兵聲勢大振隨到歸附傳入西秦趙高恐懼召章邯計議方今天下兵馬縱橫吳楚尤甚項梁立楚後以收人望與陳嬰劉邦合兵一處屯聚盱眙十分作亂爾為大將坐視不會議且兵貴神速不可遷延即日起行章邯司馬欣董翳李由帶領大小將官統領三十萬精兵出函谷關東向伐魏以次伐楚魏見秦兵勢衆不敢出戰遂遣二使求救於齊楚二國齊王田儋親領兵救魏楚以新得襄陽舊將項明兵三萬就令明先領兵臨魏境遙為之勢邯遣司馬欣禦齊遣董翳禦楚自領大兵在後救應司馬欣與齊王田儋對敵欣令後軍分二路為左右翼邵領輕騎一千與儋交戰儋見欣兵少盡力截殺欣詐敗儋驅兵來趕忽聽金鼓齊鳴秦兵兩路從後突出箭如飛蝗秦猶儋知中計急欲回兵已中箭落馬被欣就勢斬於馬下齊兵大敗董翳兵到南魏正遇項明翳兵遠來未及歇息人馬疲乏明兵一出翳不能敵退三十里駐紮未定李由生力軍初到不三合斬明於馬下大殺楚兵秦兵三路人馬逼合一處魏兵聞知救兵已敗孤城難守魏王咎遂同魏豹棄城出西門奔走章邯兵入城安撫百姓畢隨啟行前至東阿駐紮差人探聽不題邵說項明敗殘人馬同見楚王奏曰秦將章邯兵勢浩大齊魏兵俱敗今屯住東阿指日東向入寇乞陛下早遣兵剿捕王召武信君會議梁曰臣親領一枝兵先斬章邯次起兵伐秦王准奏於是項梁同項籍范增等眾將領兵二十萬赴東阿離城三十里下寨梁遣項籍出馬

哨探籍到陣前大叫章邯出馬邯領兵出陣與項籍答話籍曰爾秦二世無道趙高大肆惡逆汝輩結黨害民不過魚遊釜中尚不知死乃敢東向入寇邯曰某上國天兵所向無敵汝乃湖南草莽妄立楚後豈足為天人之應哉籍大怒舉槍直取章邯邯舉槍相迎戰不上三十合章邯敗走籍遂調兵來趕不十里之地有秦健將李由李由乃斯子也故過章邯攔住去路籍大喝一聲喑啞叱咤李由馬倒退二十步之遠籍舉槍正欲刺由後心司馬欣董翳接住各挺兵器來迎籍撤了李由力戰二將不二十合二將不能抵敵拍馬往後便走羽正欲追殺秦軍武信君恐羽深入重地復差英布桓楚于英領兵五千接應大殺一陣章邯退五十里遠下寨與衆將商議曰楚兵勢盛不可力敵我今漸次退後當用緩兵之計使彼將騎兵惰不相隄防然後一戰而楚可破矣若以力戰項籍勇不可敵徒自取敗耳眾將曰將軍所見甚當遂按兵不出郤說項籍領兵同見項梁備說章邯敗兵已退五十里下寨明日當統領三路人馬分頭截殺決獲全勝梁曰章邯徒有虛名年老力乏料彼無能為也梁遂宴會衆將高歌飲酒盡醉而散項梁何便得意次日籍仍領兵分三路出戰籍自引兵敵中路英布敵西路劉邦敵東路故謀呐喊大進向章邯營殺來邯各隊人馬見三路大軍勢衆駐紮不定拔寨邇起鼓兵揮動三軍分頭追趕遂將秦兵折為三處章邯走定陶司馬欣董翳走濮陽李由走雍丘郤說項羽人馬正趕至雍丘追上李由與羽交戰不三合利由於馬下秦軍大敗劉邦追司馬欣等至濮陽一晝夜行三百里蕭何急止之曰窮寇莫追倘有伏兵以逸待勞反中其計不如且屯兵於濮陽以觀其變蕭何有郢見之言邦遂依言屯住人馬不題且說英布追章邯兵至定陶屯住人馬固守不與布交戰英布城下安營終日搦戰邯兵只是不出布無計可施人報武信君大兵到來英布出迎項梁大軍安營畢梁曰邯兵勢窮力竭逃入孤城正好竭力攻打如何坐守遷延忍師老兵疲救兵一至將如之何布曰邯兵雖敗人馬尚多四門堅壁恐難遽破意欲相時而動庶為便益梁叱之曰為將無謀俄延時日我兵既到立等城破何待相時而後動耶梁遂將布喝退隨即分付四邊每隊軍士各設雲梯上城攻打喊聲振舉驚動天地不期城上火砲火箭齊發雲梯盡著又兼矢石如雨站立不住只得退下城來梁又安排數百輛衝車敲譟呐喊而進邯急令鐵鎖貫穿鐵錐繞城飛打衝車皆折千方百計城不能破梁十分暴謬有執戟郎韓信密至帳下告稟大軍人馬久住城下恐被敵窺見我軍懈怠黑夜開城攻劫營寨一時無備反遭毒手攻城之策小隄防之策大請將軍思之梁大怒曰我自起兵會稽所向無敵量此孤城何足為難章邯聞吾之名心膽皆碎何敢出城劫我營寨耶爾何等人乃敢妄為籌策以阻軍心遂將韓信叱出有宋義聞信言急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士卒懈怠久矣秦兵雖圍困在城連日持精養銳又兼章邯秦之名將善能用兵果如信言甚為利害信言亦良策也梁益不聽是夜章邯果分付將士飽飯畢人各銜枚開放城門統領三軍暗分兩路來到楚寨楚兵正睡熟章邯密傳將令一聲砲響金鼓大振殺入楚營夜晚兵來如天塌地陷山崩海沸一般此時項梁已帶酒不能起左右扶出轅門未曾上馬一將殺入中軍來乃秦偏將孫勝也梁措手不及被勝一刀斬於門旗下後史官有詩曰 西楚興師仗義旛懷王初立衆心歸只因不解騎兵計日暮轅門白刃飛項梁被誅各隊人馬驚惶亂竄自相踐踏宋義英布禁止不住只得棄營逃走殺到天明秦兵大獲全勝徑趨外黃人陳留屯住人馬聲勢復振劉邦知梁敗績領兵來定陶救援已無及矣遂同義等收同敗殘軍馬急投雍丘來報說武信君被邯所殺項羽聞知大呼一聲氣倒在地氣絕不知性命如何

總評

項梁行兵全無步驟自然該敗了

鬚眉中欲求如漂母者有幾

第十四回

項羽殺宋義救趙

郤說項羽聞武信君被章邯所殺哭倒在地諸將再三解勸羽曰某自幼無父蒙叔父撫養成人教習兵

法視我如子今一旦功業未竟被秦殺害此與秦不共戴天之仇也言畢又哭范增曰為國捐軀臣子之大節盡矣項將軍雖命數如此而楚之大業已就天下望風歸附者五十萬眾將軍果能承繼其志恢弘疆宇滅秦定楚追封武信君為王血食百世將軍之大孝畢矣何必效兒女子區區於悲泣之間何足以收服人心耶羽起謝曰謹如先生之教遂起兵急趨定陶於是起軍徑奔陳留而來未及楚兵到時章邯軍已渡河撫棺行祭遂收梁屍以武信君服色葬於定陶於是起軍徑奔陳留而來未及楚兵到時章邯軍已渡河擊趙矣趙王歇陳餘張耳等出戰俱被章邯殺敗遂夜奔鉅鹿堅壁不出隨差人赴_其求救不顧郤說項羽與范增宋義計議曰今章邯渡河聲勢復振武信君新葬懷王獨守盱眙恐非長策不若回軍遷都彭城再作區處衆議既定傳令三軍同到盱眙諸將朝見懷王畢懷王聞項梁死十分哀慟項籍復奏曰武信君新亡我軍銳氣已挫矣見今章邯屯軍鉅鹿破趙後必入寇西楚不如先調兵征剿我王遷都彭城以為犄角之勢不可緩也言未畢忽有人來報趙遣使求救王召入郎問章邯虛實使曰秦兵三十萬圍鉅鹿將一月矣趙軍食盡人馬死者過半指日城破生靈受害願大王憐而救之懷王聞知大驚即以宋義為大將軍項羽為副將軍范增為軍師領二十萬人馬往鉅鹿救趙兵至安陽_地宋義按兵不動欲遣子宋襄相齊宋義可殺乃曰邯兵困趙日久今心志懈弛人無鬪志我兵遲緩數日坐觀其敝待邯兵懈怠邯以我兵攻之邯必擒矣義遂遷延四十六日不進羽曰秦軍圍趙甚急城內死者七八若能乘彼攻圍日久鼓譟大進攻擊其外趙兵殺出以應於內外夾攻秦軍必走而邯可擒矣義曰不然博牛之蟲不可以破蟻邯志在於大不在於小也若章邯勝則秦兵疲乏我郤乘其敝而攻之必破矣若章邯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亦必可破矣此兵不勞而坐觀勝負也若披堅執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遂傳令軍中曰縱使三軍之猛如虎其狠如羊其貪如狼苟有違令不從者必斬又陰遣其子宋襄為齊國相

宋義親送至無鹽而回宋義可殺不可恕復飲酒高會時至天寒大雨士卒皆在雨中凍餒不可當羽暗行軍中聞各營有怨言乃厲色正言曰諸將奮勇戮力急欲攻秦今郤久留不肯引兵渡河况今年歲飢民貧士卒不得飽飯又無積糧郤乃飲酒高會必待秦兵敗而後擊之夫秦兵强大趙兵怯弱以弱敵強何得秦赦且武信君新喪楚王坐不安席今盡將境內之兵總屬將軍非專為救趙實欲假此破秦以雪前日之恨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項羽之言甚是今不恤士卒而終日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義終不聽羽深恨之次日宋義早陞帳羽仗劍入帳大呼曰宋義與齊謀反令子宋襄與齊結連外應故留兵不進意要吞取西楚吾今奉楚王密旨斬義以曉諭二軍宋義聽罷便欲帳後逃走羽大步趕上將義揪住一劍揮為兩段衆將俯伏帳下皆曰首立楚後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此逆叛正合人心衆將俱立羽為假上將軍職專征伐急使人追趕宋襄將至齊境遂殺之又使桓楚報命與楚王數宋義叛楚之罪王遣鍾離昧持節封羽為上將軍自此軍威大振名聞諸侯於是遣英布為先鋒將軍二萬渡河邯聞布至急差司馬欣董翳渡河南岸立營以阻來兵二將領兵渡河營寨方纔立定英布前軍早到二將出馬與布交戰布並不答話舉斧徑奔二將二將來迎正戰之際只見秦軍不戰自亂從後一將殺至乃上將軍項羽也二將大驚撇了英布徑投河南營寨時已被楚軍占住只得棄營望河北逃命項羽大獲全勝所得軍器輜重不知其數收軍進營待後軍陸續俱到遂領軍北渡河按劍高坐俟後軍渡畢乃盡將船隻沉入南河釜甑打碎廬舍燒毀止持三日行糧晚諭三軍務要竭力死戰無復退志三軍踴躍大呼曰願從將軍決一死戰鼓譟連夜進攻章邯不知勝負如何

總評

看項羽哭武信殺宋義沉舟破釜真是仁義勇智兼全的

第十五回

楚項羽九敗章邯

蕭何白漢宣義

卷一 第十五回

十九

二世二年十一月項羽大兵進攻章邯范增鍾離昧相議曰項將軍急欲攻進破釜沉舟糧食俱在後倘三日未下而軍無糧將如之何此時當差心腹牙將星夜催趨糧食近河如三日勝邯必不運過河如三日不能勝須過河預備軍需庶不失接好范昧曰先生所慮甚遠隨即差人催趨軍糧不題邵說司馬欣等被項羽英布冲殺一陣回見章邯備說英布疏勇不能對敵項羽人馬已北渡河矣當作急隄備言未革有人來報楚兵過河破釜沉舟要與秦兵決一死戰聲勢甚大邯聞說急召秦將王離沙間蘇角孟防韓章李遇章平周熊王官等至帳下分付曰項羽勇冠三軍不可輕敵爾各隊人馬分為九路連寨結營待我與彼對敵每隊以次接應待楚兵深入重地九路人馬合兵截殺必獲全勝衆將得令各項人馬準備只見楚兵已到項羽一馬當先章邯出馬對敵羽見邯出咬牙切齒大罵曰逆賊殺吾季父此讐誓不共戴天遂躍馬挺槍直取章邯邯舉槍相迎二馬交戰殺五十合邯敗走未及五里遠早有王離人馬接應章邯退後王離出馬與羽交戰戰不到二十回合羽賣了個破綻讓王離一槍刺來羽躲過就勢將王離活捉過來衆軍士將王離綁縛歸陣邯見王離被擒撥轉馬便走羽大呼逆賊那里去催動人馬追趕羽騎的是烏駒馬日行千里衆軍跟趕不上俱落在後羽一騎馬飛斧章邯見羽無軍馬復回馬交戰項羽一根槍恨不得即時綽死章邯只是架隔遮攔如何當敵正在危急之時早有秦將沙間兵到接住廝殺羽更不答話直取沙間戰不十合項羽按住火光槍順手取出鞭來望間一鞭打去沙間急躲時早中左肩翻鞍落馬快秦陣上章邯見沙間落馬即領牙將宋文等死戰來救只見項羽後軍已到英布桓楚各領兵冲殺將來章邯折軍大半大敗而走項羽見天色將晚恐有伏兵不去追趕鳴金收軍安下營寨當有軍師范增進言曰將軍深入重地天色陰晦須防賊兵劫寨羽曰軍師之言是也范增即傳令於小山口另安營寨屯住大軍郤於大寨內堆積柴草虛立旗號以待敵兵范增郤喚桓楚于英丁公

雍齒四將上帳分付曰汝四人領兵埋伏但看大寨火起章邯必定計汝等領兵四面剿殺阻住去路不可走脫四人領命去訖又喚英布分付曰汝可領兵三千於正西大路埋伏阻當秦軍接應不可悞也各各分付已定請項羽於小寨內專等敵軍郤說章邯領敗殘軍馬投蘇角寨來與司馬欣董翳合兵一處離楚營三十里下寨角曰今楚兵得勝人馬疲倦必不淮備某引輕騎人馬從東路殺奔楚寨之後劫破營壘將軍郤從西路殺來兩路夾攻使彼首尾不能救應此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雖不能大獲全勝亦可以挫其銳氣也雖智愚邯曰正合吾意蘇角隨領本部一萬生力人馬暗暗望楚寨進發不久來到楚營見旗幟不整轅門緊閉只說中計大刀闊斧殺入營來你到中計尚然不知見是空營即欲同時楚寨中一聲炮響四下火起喊聲大振蘇角急殺出寨來投西便走只見左有桓楚于英右有丁公雍齒四將攔住去路不能得出拍馬望山僻小路而走只見鼓角齊鳴喊聲大舉一將大叫曰無謀匹夫認得楚將項羽麼蘇角驚惶莫知所措被羽一槍刺於馬下郤說章邯聽得東路鼓聲大振喊殺連天又不知蘇角勝敗只得領人馬緩緩哨探未及兩個更次只見楚兵大勢已冲殺來此時天色將明秦兵各隊拔寨通走章邯斷後早有英布人馬先到與邯決戰二馬相交兵刃並舉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羽軍到見布戰邯不下領人馬冲過來邯敗走正欲追趕刺斜裏一軍殺來乃是秦將孟防接應與楚兵交戰桓楚挺槍直取孟防孟防來迎只一合刺防於馬下章邯見折了孟防拍馬投西便走桓楚自思捉住章邯勝他將百倍就拍馬追趕邯馬連日困乏又兼未得草料前走甚急後趕又近馬遇山岡地將馬踏倒章邯撞於馬下桓楚急向前用槍便戳山腳邊早轉出一枝兵來救應乃是秦將韓章一馬抵住桓楚衆軍士救起章邯上馬桓楚方欲交戰早有子英人馬殺到接住與韓章廝殺未及十合項羽大兵又到韓章不能抵敵撥回馬便走羽揮動後哨一併追趕郤有秦將李遇原領本部精兵一萬住紮在此未動章邯同衆將遂投李遇

營暫歇楚軍降續也都到見秦兵當頭繁營未敢前進傳令且屯住人馬造飯且已平西范增與項羽曰今晚秦兵恐楚劫營定於高陽坡下有埋伏人馬邵設空營待我劫寨伏軍一起決中其計好軍羽曰先生有何妙策增曰將軍統一枝人馬徑奔秦營鳴鑼擊鼓遙為之勢邵差兩枝精兵截住伏兵來路秦兵決出交戰候兩路兵得勝邵三路合兵一處追殺將計就計使彼措手不及妙計邵可擒矣羽隨邵密差英布領一萬軍暗出南路桓楚領一萬軍暗出北路自領兵三萬出中路各分派已定邵說章邯與李遇商議楚兵連日得勝今晚定來劫寨爾可領兵五千南坡下埋伏韓章領兵五千北坡下埋伏我同司馬欣等衆將大營後埋伏候楚兵到來三路並攻必擒項羽眾將依令調兵去訖項羽到晚一更時候南北二路人馬衝枚暗出項羽邵自領精兵三萬密從中路行至五里遠不動邵大舉金鼓火砲火銃一齊舉發章邯正欲從寨後殺出只見南北一路秦兵敗回本寨後邊楚兵殺來邯不敢出戰急拔寨便走項羽知楚兵二路得勝急催動人馬追殺夜晚廝殺十分混亂行十里已到趙城城裏聽得鼓譟振天知楚兵已殺到城下陳餘張耳急上城探望天色漸明見秦兵大敗遂開城門領一枝人馬殺出接應章邯顧不得衆軍領數騎落荒逃走英布看見帶領本部人馬追趕轉到東門正遇秦將章平急來救應故過章邯與布交馬戰三十回合章平無心戀戰急回保章邯奔曲陽小路來正遇周熊王宮二枝人馬接著章邯見有救應遂同桓楚合兵一處回見項羽有趙王歇同張耳陳餘城外置酒拜伏迎接楚兵進城羽曰且未可進城乘章邯殘破之後直擣秦境剿除餘黨滅秦之族正在此舉若人馬進城遷延時日養成賊勢終是費力遂留季布鍾離昧在趙城外統兵二十萬住繁斬王離沙間以示威武邵領精兵三十萬追趕章邯不知如何下向分解

總評 非項羽一人不能有此大戰羽真蓋世之雄也 羽不但有勇智亦不乏

卷二

第十六回 秦趙高權傾中外

卻說項羽統兵追襲章邯所到郡縣簞食壺漿迎候羽軍各路諸侯膝行而見羽勢益震以此日行五十里或三十里邯兵遂遠遁范增諫曰章邯遠遁諸侯順附天人響應之時正將軍化家為國之日也何必親冒矢石追此窮寇况二日之間已經九戰破秦兵三十萬古今用兵將軍為首稱也以增愚見不若且屯兵漳南養此精銳吾料趙高乃妬忌小人二世昏闇不知征戰之苦章邯居外兵不應手心志恍惚持疑不定兼之以將軍之神武破邯滅秦指日可見矣羽曰謹如先生之教遂屯兵漳南不題且說章邯收拾敗殘人馬十餘萬過漳河屯紮於函谷關早有人傳入西秦說章邯折兵三十萬天下諸侯各據一國不久楚項羽侵奪秦地此時關口上十分緊急近侍宦官宮妾聞了這信各各驚惶寢食不安秦公子族人都在朝門外又不得進內啟奏趙高只是把持住內外少有不順意者便尋事害害性命以此羣臣不敢側目而視忽一日高獻一隻鹿與二世邵指說是馬二世笑曰丞相誤矣此鹿也非馬也二世問左右近臣或有不言者或有言馬以附順其意者或有直言是鹿者高邵就中陰害言鹿之人羣臣愈加畏懼絕口不言國政大權總是高執掌李斯常鬱鬱不樂高窺見李斯有不樂之意遂乘便來見斯曰關東羣盜蜂起章邯新敗國家岌岌乎不甯矣況阿房宮工程浩大亦當暫止我是宦豎不當進言此正君侯之事何不進諫斯曰上在深宮之中無由得見高曰君侯具奏我與通之於是高待二世正在宮中燕樂之際女嬪滿前邵使人告李斯曰此時可奏事矣李斯一連請謁三次二世大怒曰我在此燕樂李斯何敢侮慢如此耶高曰沙丘主謀李斯預力今陛下貴為天子斯不得裂土為王時常怨望前時長子李由為三川郡守與楚賊相通至今未明李斯居外權重於陛下與楚人往來斯實有意焉陛下當察之李斯聞

高有陰害之意，卻上書言高之罪。二世曰：「趙高為人精廉強力，不通人情，上能適朕之意，朕實知趙高之賢而爾乃疑之者何也？」且朕若無趙高，將誰為任哉？如爾止我罷阿房工役，阿房宮乃先帝所為，爾不能禁止盜賊，卻欲載違先帝之志，以成不孝之名，是上不能報先帝，次不能以忠於我，何以居相位耶？遂下廷議鞫，問以為私通楚盜謀危社稷論五刑，當腰斬夷三族。於是縛李斯於咸陽市，顧其中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外逐狡兔以為樂，豈可得乎？」遂父子咸聲大哭，腰斬夷三族。後有胡曾詩曰：「上蔡東門拔免肥，李斯何事忘南歸。功成不解謀身退，只待雲陽血染衣。」趙高自害，李斯後權勢愈重。章邯屯軍函谷關，士卒無糧馬無草料，各處諸侯皆與楚會合同力攻秦，勢危力竭，甚難支持。邯差人節次傳報，趙高通不投進眾宮妾，風聞這個消息，終日焦愁。獨二世恣意快樂，從不理論外事。一日二世出獵，回宮眾宮妾迎入內。二世就寢宮安歇，未及睡著，只聽眾宮妾低言，與內使說大臣不及此輩可笑。今日外邊消息如何，內中一近侍說：「今日聞外邊人說，章邯領兵連敗九次，折兵三十萬，楚兵不日過關，我等卻如何是好？」二世聽罷，就寢床上起來，急叫：「纔說話的宮嬪，內使快來！我問你說甚的？」眾人俱到二世前，泣奏曰：「今天下諸侯十分變亂，章邯新折兵三十萬，秦地不久為楚選所奪，臣等死無葬地矣！」二世大驚曰：「如何是好？」二世當時召趙高大罵曰：罵高「汝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汝執掌。今兵敗於楚，天下變亂，國家正在危急之際，爾如何不奏？我知尚終日，我前欺誑罪當誅戮！」趙高免冠叩首曰：「臣雖備員丞相，只管理得內事，侍奉陛下，坐享太平。若征討賊寇，卻在大將軍章邯、王離等掌管。臣一人豈能兼管？如今只差人追問章邯等慢軍之罪，再令大將征進，自然無事。外邊聲勢不過是人傳說，況章邯又無奏報？」陛下何必聽信宮宦之言？卻怒怪微臣耶？二世聽高掩飾之詞，遂依舊安心不理政事。至此，贊高歸家尋思二世必聽信宮宦之言，卻怒怪微臣耶？二世聽高掩飾之詞，遂依舊安心不理政事。至此，贊高歸家尋思二世必聽信宮宦之言，卻怒怪微臣耶？

責怪之意定是章邯。因前來奏事，不與舉行相密，使人通與內宦，以此二世知道，今乃如此怪責，連日嗔恨。章邯卻有人來報說，章邯差長史司馬欣來奏事。高曰：「且著在朝門外伺候。」一連三日不曾見面。欣急躁，用金帛買求門吏，轉通家僮，打聽音信。忽一日家僮來說，丞相十分惱怪，章邯將軍要追問慢軍之罪。汝今來奏事，正入網中。不如不見，為妙。欣聽說，急離朝門外，到下處同從人喫飯。畢，僞鞍馬，緊束星夜出咸陽，望函谷關逃走。卻說趙高稽留司馬欣三日，要尋個圈套，拘禁三家老小。追問重罪，不想欣已知此信，徑自逃走。高卻令門官召欣入見。門官到外追尋，並無下落。轉問欣，下處人說：「欣昨日已同從人起身去了。」今已兩日矣。門官急來回復。趙高說：「司馬欣已去。」高大怒，即令牙將四人各備快馬，務要捉欣回來。牙將得令，追趕兩日，不見蹤跡。尋問前途人，俱說已過三百里外矣。如何追及？牙將聞說，只得回見趙高。備說司馬欣已先去二日，如何追得？上高十分忿恨，痛責牙將。將隨進內奏知。二世說：「章邯等久專閫外略，無寸功。」爰師啟釁招來外寇，關中震動，恐貽患地方緣情論罪，法當賜死。合再選大將代掌征伐。庶為便益。二世准奏，高就令姪趙常為使，召回章邯。問罪不題。却說司馬欣，連夜逃回來，見章邯告說趙高專權，内外蒙蔽。因二世怪責，欺誑之罪高，遂致疑惑，要謀害將軍。故稽留某在外尋事，問罪某。因知此消息，徑逃回，與公同作商議。邯聞說，大驚曰：「內有權奸，外有勍敵，兩難之地，如何區處？」請董驥等眾將從長計議。駢曰：「趙高心計最難測度。一言之間，李斯夷族。今若嗔怒，我輩定遭毒手。倘有謀士人等從咸陽來，亦說趙高定計，已將三家老小拘禁在獄。目下有人來取將軍等為李斯標榜，妄據兵抗命，尚可存活。倘隨之入闕，定喪全軀。請將軍思之。」言未畢，早有使命趙常到營，眾將迎接詔書至營，開讀詔曰：「征討之命，皆出於天子。闕外之寄，實主於元戎。建豎功勳，威震海內，必克乃濟。庶副委託。爾章邯等統兵征伐，喪師辱命。差官奏事，未有旨降，乃敢輒回。上下之分殊，為叛背。今差騎將趙常往拘繫頸來，見順命不。」

違尚有酌處如復矯抗罪不容誅惟詔奉行 即等讀罷詔與眾將不跪都起將使命揪住乃大呼曰我等披堅執銳親冒矢石萬死一生受了多少辛苦前與楚九戰一連十數日晝夜不眠每日不得一食今屢次差人奏事趙高不容報進卻反問我等重罪即雖不如蒙恬服命然對使幾言實出忠情與其隨使命而赴死不若斬使而雪恨遂拔劍來斬趙常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趙高殺李斯害章邯非獨高之罪乃斯與邯自取之也

第十七回 項羽聽諫伏章邯

卻說章邯要斬使命眾將曰不可若斬使命實為矯抗不若且將趙常拘留在此卻備細奏聞看二世喜怒如何邯乃遂按劍不斬卻拘留趙常在營未及具奏有陳稀等眾將勸邯曰趙高已拘公等老少盡惑之言已入君心公縱有大功誰則知之夷族之禍恐終難免不若斬使以決其志邯尚猶豫不能決後數日陳餘差人自趙來下書邯拆書曰 白起為秦將南并鄖郢北抗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世矣所亡傷失已數十萬之眾而諸侯並起茲益多被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君居外多內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愚智皆知之矯亦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仗斧鉞質妻子為戮乎陳餘百拜謹書 却看罷書與眾官說餘之言亦自有理但不知投何處去為上陳稀曰別國新立志多狐疑未可歸附惟楚將軍功烈震當時氣節蓋天下又兼兵強將猛威勢大振雖大國諸侯亦肘膝而見吾知他日滅秦者必楚也公當歸楚不失封王之貴邯曰吾昔殺項梁與楚有世讎項羽豈能容我稀曰我與將軍見楚陳說便利料楚定從其議邯曰子往說之吾專候來命陳稀

遂匹馬至楚營傳報有秦使見元帥羽曰著進來稀入營見羽行禮畢羽曰困久不行納命欲使汝為說客耶稀曰兩軍相持勢力俱困費用不貲百姓疲敝非惟不利於秦亦不利於楚也羽曰爾欲何如稀曰章將軍勞苦三年身經百戰秦侯趙高日相陵替持兵日久功難報秦令拘秦使抗命斬首願歸將軍共成王業令其上見如赤子之望父母也不識尊意以為何如羽大怒拍案大呼曰章邯殺李父子載之恨百世之璽正欲碎首以為漏器然後雪吾之恨也豈容歸降於吾左右耶陳稀冷笑不苟言益怒曰爾冷笑欲試吾寶劍耶稀曰吾笑將軍所為者小所失者大也且大丈夫為國忘家用賢略離彼邯之行兵方各為其主耳此人臣之忠而智者所必取也將軍何拘滯於心而視人以不廣耶邯却有心而范增附耳曰具令陳稀暫出帳外管待某有一言以告將軍羽呼稀曰汝且暫出帳外容吾思之稀遂出帳羽令人管待不題增乃進言曰將軍威勢甚大而持兵日久不得入闕者以其有章邯為之藩籬也今邯為二世趙高疑忌欲遣使賜死逼迫甚急以致邯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兩難之際不得已而仰附於將軍誠使將軍不念舊讎撫之以恩結之以義連屬其心而俯納之彼必感恩圖報雖蹈湯赴火而卒為將軍用也且秦之所恃者邯也苟邯去則藩籬撤而國無所倚重矣蓋國無主將是謂無國將軍乘其虛而鼓兵以進破秦如臂竹之勢耳今苟捨此拒而不納使邯復據兵以投他國結連為援以圖大事是秦未亡而又增一秦矣古人云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將軍宜舍其私讐速賜剛斷忘小忿而成大謀天父之讐本不容降但以國家用人不念舊讎李父之讐一人之私也國家用人天下之公也豈可區區以報讐為念而忘人之大公平如邯果有實心向我姑免舊怨准彼來降傳吾言可速斬秦使就令本部人馬赴漳南來見如能建立功勳他日滅秦之後富貴當與其之陳稀領命拜辭回復章邯邯曰據予之

言即當斬使投降但恐范增多謀或誘我歸楚因而致害反中其計矣子可再往以探虛實陳豨又赴楚寨復見羽曰章邯即欲來降但恐將軍猶念舊讎反自投陷穿矣羽曰大丈夫一言重如泰山欲殺章邯豈無別計苟誘而殺之使人有欲來降者皆以章邯為藉口矣不亦自塞賢路耶羽遂折箭為誓付與陳豨稀遂以折箭來見邯備說項將軍如此義氣邯大喜就升帳取出趙常來當即斬首示眾約會諸將同領十萬兵一聲砲響呐喊搖旗趕赴漳南來三十里安營章邯帶領眾將齊赴楚營來拱手轅門外聽候參見范增卻令楚兵排列旌旗嚴整隊伍兩傍站立許多名將官俱是鮮明衣甲十分威儀羽居中坐定先發擂三鼓故開了轅門分付著新降章邯等入見邯進見行禮單流涕告羽曰邯因趙高讒言二世不發救兵反下詔賜死拘禁老小逼迫不過無處容身仰歸將軍如嬰兒之望父母但因昔日定陶行兵之際奮不顧私有傷尊公罪當萬死今蒙寬宥恩同天地敢不竭力報效以圖建立微功上報將軍不殺之恩下雪更族生死之讐幸惟收錄以任驅使羽因安撫之曰爾等既歸命於我我今必當重用正宜忠心報國勿生異念滅秦之後富貴共之邯等眾將叩頭謝恩就着領本部人馬伺候征進有函谷關守關將校知章邯降楚飛馬報入咸陽說章邯殺使命帶領十萬軍降楚見令項羽統兵會合諸侯攻函谷關十分緊急趙高見殺了他姪兒只得奏知二世說章邯素有反心今果然叛秦降楚二世大怒遂將各家老小夷於咸陽市卻有人傳報與章邯等說將三家老小盡夷於咸陽市邯等聞知各放聲痛哭就來稟告項羽乘秦無人守關可統兵殺過漳河徑趨新安澠池秦可破矣羽請增計議增曰兵久在外勞費甚多懶王移都彭城未立定業況秦國兵強民富未可輕敵不若且回見懷王先立定根本休養兵馬多積糧草然後命將兩路征進使秦首尾不能相顧方為長策若今徒攻其外而彭城失守勞苦無功反損威名非用兵之善者也羽遂依增言傳令大軍起行徑回彭城來不知見懷王怎的伐秦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章邯非欲叛主乃趙高迫之也亦非欲投楚乃陳豨迫之也其猶豫處要想與其棄暗主而不投真王孰若引刃自決反得忠名不然據城擁眾以俟其人可也

第十八回

收酈生智借張良

卻說項羽收兵回彭城來見懷王王曰將軍統兵遠出累建大功破秦之後勳業當與金石不磨也羽又引眾諸侯並降將軍章邯等拜見畢懷王大喜分付大排筵宴犒賞眾將封羽為魯公封劉邦為沛公各休養士卒伺候征進沛公選將訓兵招來四方英俊賢士不數月有蕭何樊噲曹參周勃王陵夏侯嬰樊武鄒噲盧綰丁復周昌傅寬薛歐陳沛張倉任敷招集將佐五十餘員統兵二十餘萬魯公帳下有范增英布季布鍾離昧桓楚于英丁公雍齒章邯司馬欣董翳魏豹張耳陳餘共數臧荼龍且等將佐百十餘員統兵五十萬沛公專行仁義不尚殺伐廣攬英雄撫安百姓懷王甚愛之王有每與羣臣曰沛公劉邦仁厚長者使此人職專行仁義不敢近懷王甚憚之而不發於言每來奏事懷王出座立與之語一日細作自咸陽來傳說二世大肆暴虐百姓重足而行趙高專權害人日甚一日魯公聞知啟奏懷王曰臣今久練兵馬意隨召沛公魯公近前諭之曰秦二世無道極矣天人共憤理當征討但兵分二路未免各有彼此須當與羣臣計議庶絕後爭汝其暫出候吾斟酌得宜然後差遣王召羣臣問曰伐秦有東西二路亦無遠近難易之分但須從公寫東西二闕隨二人各取一闕該東者東去該西者西去自無爭競矣王曰善於是寫二闕隨人各取一闕沛公該行西路魯公該行東路領命畢二公各整點人馬停當來辭懷王擇日啟行懷王曰卿等因秦無道苦虐百姓乃棄我為王以服人望今我質弱才劣不足以副天下卿等各領本

部兵馬兩路征進如先到咸陽者為王後到咸陽者為臣不可負吾之約卿等安天下之後安置我於閒

散之地以為養老之所乃吾之願也豈肯千休而欲其養老乎沛公是真主則人關之後曾沛二公同眾將俯伏於地曰臣等

盡心王事務要恢弘帝業建都長安以復周家之舊臣之志也懷王曰專望將軍捷音以慰我心二公拜辭懷王出朝各領兵馬行至定陶會合在一處結拜為弟兄沛公為兄曾公為弟結拜兄弟有意在內置飲會飲盡

醉而散次日分路啟行是時乃二世三年春二月也沛公兵行至北昌邑四門緊閉城上各豎旗幟大軍不得前進樊噲就要出馬攻城沛公因諭之曰孤城小邑百姓艱苦大軍一動玉石共解我今將帥正欲

安民纔至地方即行強暴非王者之師也三軍聞沛公之言傳入城中鼓動内外父老等來告邑令曰我等苦秦苛法如蹈水火今遇沛公大軍到來地方安堵如時雨之降王者氣象真是不同若復抗拒是逆天也倘一

時奮怒城破之後我等皆為靈粉矣公當開城納降庶為順應邑令即從父老之言大開邑城門設香花迎接大兵入城沛公傳下將令指發三軍如有妄取民間一物者即斬首示眾以此百姓愈加感戴風聲

所及傳播遠近隨到郡邑秋毫不犯各處望風歸附不可勝數一日行至高陽邑有邑令王德出城遠迎沛公見其人語言精爽器宇出眾因入延坐請問賢侯既有降欵之意何不從劉邦一同伐秦早晚得以

共議國事王德拱手啟告從將軍帳下某之志也但某去高陽無人管理百姓失所此心不忍耳此處有一賢士姓酈名食其家貧落魄好飲酒醉後高歌不拘小節人呼為狂士年有六十八歲外貌若不足取

胃中有萬斛珠璣腹內羅一天星斗知興衰之運藏治亂之機真賢士也因秦殘虐焚書坑儒遂假以酒狂自縱常曰吾雖昏醉終日若遇明主吾必醒矣明公何不請酈生為別駕早晚咨謀大事實有裨益沛

公聞之大喜遂頗王德去請酈生宿酒未醒披衣出見王德稱頌沛公之德因曰某已薦先生為別駕矣先生有此抱負未遇真主吾觀沛公定成王業何不往與從之酈生曰某聞沛公雖大度而見賢士

多慢侮恐不以禮接則枉道從人反取辱矣令曰先生素有機變何不抗禮往見以觀其志生曰侯之言是也遂同邑令來見沛公方倨床使二女子洗足酈生入內長揖不拜而言曰足下欲助秦以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酈生初見沛公便用術數沛公見酈生老眊且言語遽峻乃罵曰豎儒天下苦秦苛法久矣吾奉懷王命乃由西路伐秦以誅此無道何為助秦耶生曰足下既欲伐秦以誅無道是欲舉義兵以服天下也豈可倨見長者而先待人以無禮耶若如此則賢士去而無與共謀何足以驅逐天下也於是沛公輶洗攝衣即延酈生以上坐謝之曰適來不知先生遽到一時有失迎候休怪休怪於是酈生先說六國縱橫後言秦皇無道口如懸河滔滔不絕沛公大喜又問伐秦之計酈生曰足下啟糾合之眾將散亂之兵不滿十萬今欲徑入強秦此所謂驅羊以入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八達之地城中所積糧甚多見今太守陳同守把某往說之若進得陳留以為根本招集軍馬然後乘機以破關中此為上策沛公即遣酈生入陳留陳留令素與酈生善聞酈生至遂接入後堂設酒閒叙生曰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方秦失政諸侯並起某假酒為狂遍求真主未得其人昨見沛公隆准龍顏豁達大度行仁義之師布寬厚之政西行伐秦郡邑望風歸附賢侯守此孤城又當衝要之地倘他兵忽至以強凌弱城破民逃徒延頸受死失此機會其為可惜賢侯當思之陳同低首沉思曰先生之言極為有理但食秦之祿不忍叛秦酈生曰二世殘暴天下切齒武王伐紂四海歸心聞誅獨夫者紂也未聞其弑君也二世今之獨夫也何為叛秦耶陳同聞生之言即起謝更衣同出城來迎接沛公沛公同蕭何曹參百十人進城陳同出城設宴管待屯住一月招徠各處人馬增添五萬餘眾沛公深喜以為得酈生之助也因召生謝曰自會先生以來下陳留招士卒積糧儲此不朽之功也遂封為廣野君令常在左右以匡不及生曰某蒙足下之愛雖情好日密未足以建立奇功為破秦之明甫也過此地有一人乃經濟之才天下之士湯之伊尹周之

呂望也若得此人匡輔足下無愁秦之不破也沛公便起問曰此會是誰曰乃韓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五世相韓曾受異人之術每欲為韓報仇恨韓國初立未久尚未舉動耳若此人歸附足下錦上添花美中之美也沛公曰此人既相韓如何肯來生曰某有一計誘張良來見卻以美言挑之務要歸附沛公曰計將安在生曰足下可修書差人只說即今起兵伐秦為諸侯報仇但缺糧草為軍需欲問韓王借糧五萬石他若無糧必令子房來見其計可成矣沛公就令酈生為使持書不日來到韓國入城見韓王將沛公書呈上書曰楚征西大將軍沛公劉邦奉書韓王殿下伏以始皇無道并吞六國二世殘暴罪惡貫盈百姓噭噭恨入骨髓今統大軍布告天下仗義除殘以雪世憤但軍行百里日費萬金所少者獨軍需耳鄰近郡邑千室九空無處假貸敬遣使酈食其借糧五萬石破秦之後加倍償還幸念征討之公非為私費早賜發下以濟急用雖無兵馬之助實得民生所天臨楮懶切萬惟垂照不宣王覽書與羣臣計議韓國為始皇所滅今方初立自費尚缺豈能濟人耶羣臣曰沛公奉懷王命伐秦實天下之公也借糧五萬石雖不能足其數亦可與其半耳若通無所與恐傷太義幸王思之王正在憂疑間張良出班進言曰且管待來使容臣往見沛公自有方略羣臣大喜未知如何

總評

酈生薦張良乃人所不肯借張良乃人所不能

第十九回

望夷宮二世被害

卻說張良因韓國無糧欲往見沛公韓王曰爾去須善為說詞庶不失兩家和氣酈生暗思此子中吾計也即拜辭韓王遂同子房來見沛公良未入轅門尋思酈生借糧實是假意只欲我從沛公伐秦我今來正看沛公是何如人卻說酈生已與沛公作成圈套等子房到轅門外先使樊噲來迎子房見了樊噲便暗想此是一開國功臣也及到寨門外只見沛公引著蕭何曹參靳歙盧綰滕公王陵等立在寨門側

首看那沛公隆準龍顏正是治國安邦真命主看那蕭何等卻是開疆拓土眾元勳張良不覺自忖道有一代之君便有一代之臣我今欲來下說詞不想看了這起人不偶然也正是吾師黃石公曾分付著我輔佐真命垂名萬代今遇沛公不可捨也遂入帳來見沛公納頭起拜畢乃進言曰明公興兵伐秦聞郡邑望風而降所得糧米甚多又何聽狂士之言子房口氣便假以借糧為由欲張良為從士耶沛公聞言甚駭愕不能答蕭何在側即應之曰吾王借糧者實借良也先生來見者實來說也來說而不說者先生見吾主足可以有為較之力士擊車者百倍矣蕭何之言足服于房韓豐可報奇功可立借吾主以成其志所當從之以伐秦而不勞說詞也子房聞蕭何之言即下帳拜伏曰良之心事足下知之矣願從麾下不敢辭但須告過韓王庶好隨行沛公大喜次日傳令大軍啟行經過均州來到韓國韓王君臣出城迎接沛公分付三軍不必進城止同酈生張良蕭何樊噲領百十騎人馬拜見韓王因說借糧一事韓王曰國小初立未有積蓄無以應命昨差張良謝罪未知足下以為何如沛公曰殿下無糧不敢強借今子房多謀素有大志欲借隨征進朝夕得以請教候伐秦之後仍還殿下決不敢久羈也韓王曰張良實不可暫離但將軍為天下誅此無道願借張良以助將軍破秦事成之後幸分付早來勿失約也時沛公即拜謝子房亦拜辭韓王隨同沛公一路伐秦共桌而食同床而寢卻說酈三略細與開陳隨問隨答沛公了然無一字不通就如曾講究過一般子房嘆曰我自得堂黃石公之教與人講論茫然無知及今告沛公無一字滯礙雖我數年熟讀亦不過如此明白誠聰明天授不假人力真英明仁智之主也子房自暗喜不題卻說有人傳說項羽東路伐秦所過地方百里火飛滿川流血殺人惟恐不勝殘暴與秦無異大失民望百姓逃竄況兵馬眾多又無以應付一日不過行一二十里范增累次諫勸羽不聽只任性專行殺伐略無仁愛之意增亦奈何他不得以此越顯沛公寬仁厚德民心屬望行至武關有一軍攔路為首有一將出

馬大叫快請沛公出來相見只見沛公陣上早有傅寬傅弼與來將對敵戰二十合被來將活挾傅寬戰敗傅弼又高叫我求見沛公並無他意見全聚兵三千要取關中情願合兵一處一同征進子房聞說就上馬來到陣上問來將姓名其人不言有意只要求見沛公只見樊噲大怒搖戟出馬呼來將曰汝是無名匹夫我主公豈可與你相見汝若敵得過我便請主公相見其人更不答話與噲戰到十合不分勝敗沛公在門旗內見他求見之切又且武藝出眾遂匹馬挺身來到陣上使問壯士要見劉邦有何指教只見那人見了沛公有如此容儀便滾鞍下馬拜伏在地某在此等候日久仰思真主今始見面適來與諸將對敵不過面試武勇欲我主留用耳非敢抗拒天兵也公曰壯士高姓大名其人曰某姓灌名嬰洛川人年少在西川商賈同伴有五六人過紫闕忽遇草寇百餘人吾一人仗劍出敵遂將草寇殺死餘黨盡走道路安靜居民至今傳說因見秦二世無道倡舉大義聚精兵三千知王公行仁義之兵所過望風歸附因此投降我王願為破秦先鋒沛公大喜遂留帳下與諸將相見就著領本部人馬攻武關卻說把關守將朱前知沛公兵到不敢出戰分付嚴加守防多賸旗幟卻具表星夜赴咸陽見趙高說楚兵兩路攻秦十分緊急高驚惶不敢奏知二世意要遣將調兵抵當又無人可去一日十數起奏報高無法支持又恐二世見誅遂託病不朝見罵趙高賦光景可笑諸公子大臣俱無所建白二世通不知在宮中恣意行樂一夜夢出郊外忽大林中走出一隻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醒來急召夢者卜曰涇水為祟宜當遠避二世乃齋居望夷宮祭涇沉四白馬以此終日憂悶因問左右近日各處盜賊兵馬如何左右各垂淚不敢言二世愈疑便曰有甚話說左右奏曰近日楚兵已冠武關各路諸侯分兵攻秦指日破關陛下無貼足之地矣二世大驚急召人召趙高高以病不能出乃遣人責之曰汝為丞相兵臨城下尚爾臥病不起前日矇眬妄奏屈殺李斯今日危急之際有何理說高無言回奏在私宅百樣無措手處遂心生一計急陰

召女婿咸陽令閻樂并弟趙成邀至宅後奸臣所為大率如此與心腹家將十數人乃共謀曰王不聽諫國事已壞盡矣兵到武關十分危急郤欲歸罪我一人累及宗族爾等皆是死屬與其被他殘害不若爾等假設言有賊在宮作亂郤調兵卒圍遠爾等就中將二世誅滅更立公子子嬰為君且子嬰為人仁厚恭儉百姓皆悅服此計庶免家禍閻樂趙成等應聲曰此計甚妙當日成為內應詐言有大賊入宮矣可令閻樂引兵卒追撲內外喧動閻樂就起人馬千餘人至望夷宮門口遂將守衛人綁縛責之曰大賊入內爾等如何不能關防守衛者皆曰周圍俱有兵卒守把安得有賊入宮樂遂將守衛者斬首揮動吏卒殺入有近侍宦者見兵到驚惶或走或格殺死百十人趙成與樂徑奔二世帳幄前二世急呼左右左右皆惶懼不能抵鬪惟有一宦者扶二世急欲向後走乃曰爾何不早告我知何使彼乃致此耶宦者曰臣急走不敢言故得全臣命若有一言決死安得扶陛下到此言未畢趙成閻樂各持兵刃到二世前逼住不得動因數其罪曰足下矯恣橫暴誅斬太甚神人共怒諸侯皆叛乃自取乖戾以致今日耳非某等敢侵陵也二世自取之也二世曰丞相今在何處可得見乎閻樂曰不可見二世曰願以吾言轉致丞相或得一郡為王可許之乎樂曰不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可乎樂曰不可願與妻子為黔首列於諸公子中可許之乎曰不許果不死二世哀求不已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以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轉致於丞相遂揮動兵卒逼迫不能脫二世乃自殺趙成閻樂歸報趙高曰二世已自殺矣請丞相更立何人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之曰二世不從吾諫恣縱暴虐諸侯叛逆乃其自取吾已殺之況秦本王國始皇稱為帝今六國皆復自立矣秦地甚褊小徒有空名耳仍立為王與六國並庶競爭奪今有二世嫡姪子嬰可立為王汝眾議以為何如諸大臣公子曰丞相所議甚便趙高遂將二世屍葬於宜春苑乃同諸大臣公子請子嬰齋戒五日受以玉璽高等親往致辭上請子嬰曰諾遂同大臣公子至齋所更衣獨寢趙高安置

停當乃回私第去訖子嬰因喚二子密言曰今丞相高殺二世者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我齋戒見廟而受玉璽你可同韓豐李畢領兵伏齋宮之外我自稱疾不行趙高必自來請我來則你引伏兵殺之可雪諸父之仇也二公子與韓豐等曰其謀極善於是二子引兵埋伏已了子嬰稱疾不行妙卻說趙高聞子嬰有病不行遂親自來到齋宮探病不見子嬰只見韓豐等計兵從外殺入高急呼閻樂等安在早有子嬰二子並諸甲士已殺出李畢手起一槍將高刺倒_{殺得}快子嬰出來令斬首號令眾人將高碎屍萬段夷三族於市胡曾有詩曰漢祖西來東白旄子嬰宋廟委波濤誰憐君有翻身術解向秦宮殺趙高卻說子嬰夷了趙高三族自立為三世皇帝登大位百官拜舞至三世謂百官曰朕今初即寶位楚軍犯境卿等用何計可以殺退楚兵百官奏曰可選名將拒住峴關然後可以興兵不然咸陽難保耳於是三世以韓榮取沛引兵五萬來峴關助朱前守關還是如何下回便解

總評 二世夢到頭趙高惡到頭 看子嬰殺趙高處甚暢非嬰也乃天也亦非天也乃高也

第二十回 劉沛公還軍霸上

是時沛公引兵抵關下只見韓榮等守拒要害沛公不得前進欲以兵擊之張良言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襲臣聞秦將多屬賈之子易以利動願請留璧使人先行通賄郤遣人益張旗幟於關下山上為疑兵使陸賈酈食其等往說秦將陷以重利特其不備而襲之必然大勝也公從其謀使人日日遍山插旗幟為疑兵又使食其、陸賈往說守關將士酈生等上關見了韓榮朱前等施禮訖因以言說之曰今秦無道苦虐百姓天下合兵共伐之非獨沛公一人耳若將軍肯惜天下百萬生靈之苦開關納降沛公沛公保奏楚義帝必以千金賞萬戶侯酌將軍之功不輕也榮曰吾食秦祿久矣背之不義先生且退下關待吾等三思後行韓生滿腹好
會議食其去訖眾將自相商議或有欲降者或有不欲降者兩致猶豫果然俱無準備

次日食其等又上關來見韓榮曰將軍等三思何如榮曰眾人不從奈何食其曰將軍雖不歸降沛公亦深感厚德願以千金與將軍為酬德之資沛公暫退兵待眾諸侯到時再作區畫榮曰我與沛公為敵國豈有受金之理食其曰公今不受此禮是與沛公絕情他日天下諸侯到關並力攻打料此關終是難保公等那時如何見面不若今日且受此禮以為後日之情公等思之榮曰且權收此禮仍望沛公與眾諸侯講和罷兵免致生靈塗炭先生之盛德也好貪之人每每口中不肯承領今世事情皆始于敵而终于金矣哈哈食其曰某即與諸侯轉道此意吾料沛公長者必見從也食其辭榮回見沛公備道前情張良曰可乘此機會正好用計陸續差薛歐陳沛帶領十數人卻從山後小路潛過關去遍山放起火來我卻令樊噲引兵在關前攻打使他兩處不能救應決棄關而走吾兵可過矣沛公曰甚善於是令薛歐陳沛帶領十數人各挑柴擔中間暗藏火炮從小路潛過關去已三日矣卻令樊噲等諸將大張旗幟鼓譟前進並力攻打不想韓榮自受金之後終日飲酒通無準備一見兵到急欲出馬早有人來報關後火起已有人入關又見砲聲不絕韓榮驚惶未及對敵樊噲等已搶上關來大殺秦兵韓榮等星夜逃走追至藍田遂屯住人馬卻說韓榮敗兵慙頓隊伍來與沛公決戰公令夏侯嬰與戰後驅大勢人馬一湧殺出榮大敗走入咸陽是時乙未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領兵追至霸上三世正坐韓榮敗走回入奏前事三世聞知大驚謂羣臣曰此事如何有上大夫孚畢出班奏曰事已極矣陛下可急救一城生靈暫屈迎候輶道庶免自身夷族之禍於是秦王子嬰大哭依言以素車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璽出宮至輶道傍接著沛公沛公大喜與秦王施禮訖王曰嬰在位無德聞將軍車駕征西情愿拜降以安萬民言訖將玉璽符組與沛公沛公受了言曰爾等既降吾奉義帝不害汝之命言訖乃以屬吏待義帝詔遷於何地秦三世王聽畢去訖諸將言曰秦王苦虐萬民罪不容誅沛公何故縱之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我能寬容而使我西略至此也且人已

繡像西漢演義

卷二

二十六

服降殺之不祥也於是弗聽入城安民賞勞三軍。西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為王四十
三日而降于漢。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宙括四海并吞八荒之
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宙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
百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
傑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為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緝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
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
界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
殼玉為宮一夫作亂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若使能放湯武
逆取順守者必不至於稅駕於霸上劉季也可勝惜哉可勝惜哉卻說沛公打破峴關子房投降公遂
引兵西入咸陽秋毫不傷百姓市肆不移諸將皆先爭取金帛財物併庫藏所積各自分用獨蕭何內
一無所取止收秦丞相府圖籍閒暇與沛公檢看蕭何是個相國以此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是時沛公與諸將入宮見宮殿壯麗規矩宏大有三十六宮二十四院蘭臺椒房重樓玉宇十分大喜遂
緩步入後宮正寢殿中設坐諸將分班而立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嬪妃美姬有千數意欲居之
謂眾將曰秦之富貴亦至此乎我就居此以安人心庶使諸侯無相爭奪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
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樊噲之諫其功大矣沛公何用焉顧急還軍霸上無留宮中沛公弗

良復諫曰夫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秦惟無道主公方得至此夫
為天下除殘去暴宜縕素為資今始入秦天下未定即欲居此以為樂諸侯入咸陽決不相容是復以此
取爭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嚙之言無戀此也沛公乃封府庫鎖宮門傳令引
兵還屯霸上以待諸侯於是蕭何進言曰今民苦秦苛法久矣主公可約而改之以寬恤百姓則秦民皆
悅服主公之德天下可得而治安也公曰善次日令人召諸縣父老豪傑至霸上諭之曰今汝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君臣自不同誹謗者誅族偶語者棄市使汝久不安非民父母為也吾奉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我
今入關當王關中與汝父老等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罪量情輕重處之悉除去秦苛
法爾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此者為爾父老先除害非有所侵暴汝等無相恐懼且吾所以還
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言訖遂命各回縣又傳令大小三軍不許騷擾居民如違令者即斬首示
眾父老等以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見天日矣皆歡聲滿路而去公又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
民大喜乃爭持羊酒食獻與沛公饗勞軍士沛公又讓而不受謂眾民曰倉粟頗多未至之用不欲費民
財耳眾民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也不題卻說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之兵欲西入關乃謂諸侯曰今
河北大定不如入咸陽早定關中眾曰諾遂拔寨起行來取咸陽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沛公入關還霸大有夾振馳伐總干山立氣象

第二十一回

范增觀象識興衰

是日晚項羽大軍來至新城屯住人馬羽私出軍中巡聽行到秦降卒營寨口聽得眾軍卒自相謂曰我
等被章邯逆賊哄誘錯降項羽此人專為暴虐賞罰不明今聞沛公寬仁大量不喜殺伐又先入關定為
天下之主恨我等不能見也言罷各自定鋪宿歇魯公聽罷即回中軍召英布等謂曰今秦降卒二十萬

皆欲謀反我纔自出軍中巡哨聽得正在那裏私相謀議不如先除以免後患你可引二十萬眾楚軍盡將秦卒誅之止可留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范增諫勸不聽於是英布引兵三十萬就夜至城南秦降卒寨中將二十萬人不留一人盡皆殺之所存者章邯三將而已殘虐至此非有帝王之兆可憐二十萬生命盡被項羽令英布坑之是時章邯等三人大驚來見項羽求免羽曰非為將軍也昨私行偶聞爾帳下眾軍卒欲謀反吾故坑之以除後患二將始安次日引兵又行卻說樊噲聞項羽兵來入軍中乃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勢強勝今聞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為雍王今住關外其意必欲違約以圖關中若不早為定計兵不日至矣沛公曰他若兵來吾必不得此地矣奈何噲曰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納諸侯軍復徵關中兵自益以距之可也公曰善於是使薛歐陳沛領兵守關距羽是時羽兵至關下使人探聽回報沛公令人把住關口前哨不得進范增曰劉邦先令距關定欲王關中如懷王約也公三年苦戰百計勞心一旦為他人所得豈可恝然不動於中乎羽曰料劉邦兵不滿十萬強不如章邯豈敢距關以敵我耶增曰亦當急令人攻打仍遣人致書與彼達知庶遵懷王之約不失前日兄弟之好免諸侯議論羽隨令英布領十萬人馬鼓譟攻打薛歐陳沛只是堅守不敢出戰羽又遣人寫書與沛公用箭射上關來薛歐等得書就差人報知沛公說羽攻打甚急沛公召張良蕭何等眾將折書觀看書曰 曹公項籍致書於劉沛公帳下前日與公共受懷王之約結為兄弟興兵破秦誅此無道今公得先入關雖謀猷方略之速然非吾之立懷王以服天下降章邯以制諸侯公何能以至此耶乘人之功而尊為已有大丈夫所不為也乃今距關不欲吾入然此關可能久距而不破乎見今兵雄將勇破關如拉朽耳關破之後公何面目以相見乎幸早開關仍有大義不失兄弟之情然破秦之功先入之約諒自有處也公無惑焉籍再拜 沛公看罷書問曰此事如何良曰項羽兵勢强大此關豈能久距倘攻破之後彼眾我寡彼強我弱終為所虜也不

若做個分上開關著他進來臣等自有善解之術公即差人執符節分付薛陳二將開關著楚兵進關二將上城大呼曰著楚軍答話只見英布一馬到關下二將曰沛公命將守關者非距楚也距他盜也適見魯公書即令某等開關請魯公人馬進關英布聽說即差人報入中軍催儕前後大隊人馬陸續進關至鴻雁川下寨魯公安定大營先差細作十數起各處打聽沛公到關如何行事好作預備細作去半日至晚歸寨將沛公行事從頭告訴一遍魯公聽說暗思劉季到關中觀其所為決要遵懷王之約我卻着他空指望一場關中還是找得不題魯公暗自忖度卻說范增也差人打聽沛公行事心中甚是不樂到晚人靜時候邀項伯徐行緩步來到鴻雁川迤西高阜處所只見萬籟無聲一天星斗范增與伯低言說賢公亦知天文否伯曰某自幼有一友人乃韓國人他常說為將之道須知天文察地利辯風雲觀氣色方可行兵以此某嘗習讀此書頗知大略願先生指教增遂與伯定睛觀看先步璿璣次按經緯有五星纏度有十二周天有二十八宿方向有九州分野有三百六十五度分至啟閉晦朔弦望何為北辰何為南極何為左輔何為右弼何為魯公之景運何為劉邦之瑞徵周環看了一遍只見鴻雁川寨中殺氣彌空將星甚壯但隱伏之間運氣不遠及觀瀉上帝皇明五彩龍成如水之始達如日之初升綿綿迭現耿耿悠長東井聚奎壁之光瀉陵顯真命之象雲龍旺氣星照本宮增看罷與伯曰公以為劉項如何伯曰帝星結彩似應瀉陵旺氣朦朧擬在劉李如我楚營不過威武鎮殺氣剛風主能制伏羣雄耳增嘆曰昔日徐州天子氣令朝瀉上帝皇明公之所見亦得其彷彿矣伯曰公以為何如增曰徵祥雖寓於天象盛衰實決於人事申包胥曰天定固能勝人定亦能勝天吾今委身事楚一有二心竭盡謀死而後已縱使天機有在豈肯少變其哉伯曰先生可謂忠誠矣增曰今日之事惟公與我知耳不可使播於外也後史官詠增之忠其詩曰既識天時歸漢業如何籌策更誅劉只緣事主心無貳忘卻雲成五色

次日曾公陞帳聚集大小將官正議事間轅門外小校報說有沛公左司馬曹興傷差人持書報機密事羽曰召進來其人持書上見羽拆書觀看書曰臣左司馬曹興傷頓首百拜上啟魯公麾下竊謂天下苦秦殘暴百姓不能安於一日幸賴明公神武干戈西指羸民束手制伏諸侯四海仰德明公之功金石不磨也若如沛公碌碌不過因人成事耳假借威力僥倖入關正當掃蕪候令仰聽指揮庶不沒人之善而佐成王業可也今乃遣兵據守恐難支持姑從昨命智賺入關意要慙甲揮戈與公為敵布告中外必欲如約以王關中臣雖沛公部下而實楚臣也於心不甘特書上啟非有素恨實為天下之公論也惟明公察焉曾公看罷書大怒召范增等計議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鄉人最賤惡今入關中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與民約法三章安撫百姓要買人心其志不在小也吾夜觀天象見雲成五彩天子氣也明公急早差人攻擊不可待養成根本恐難動也魯公即點兵攻打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范增既見天子氣沛公便不可動何復引包胥之言做此等痴事

第二十二回 項伯夜走救張良

卻說魯公正欲點兵范增止之曰此時且未可就行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沛公兵有十餘萬將有樊噲等五十餘員況先到關中深得民心手下謀士甚多俱有准備我兵初到未可遽動某有一計今晚三更時候趁率人馬分兵兩路殺奔灊上擒劉季殺了以絕後患羽曰善隨即分付諸將照各營點紮兵馬伺候不題卻說項伯知道這個消息暗思友人張良見在灊上若今晚倘打破營寨玉石俱焚張良性命難保若欲差人密報恐兩家俱有伏路軍校又恐去人不的反惹起事來等待近晚我親走一遭方得停當不說項伯在此思想張良同沛公議事畢回到帳後偶看天上氣色雖將近晚忽見東南方隅上生一縷殺氣十分利害中間卻有一段慶雲藏在內復又到中軍來沛公曰先生如何尚未歇息良曰方纔見

天上氣色甚不好今晚必有楚兵來劫寨其勢不小須急作準備沛公曰劉邦兵微將寡楚兵勢重如何敵得過願先生妙策解救良曰雖殺氣太重而內有慶雲守宮保護似有救處明公放心自有方略後史官讚張良天文精妙處詩曰未及初更星尚稀東南殺氣透天機子房若不神先見十萬貔貅已被圍又說項伯等到黃昏時分牽一足能行快馬出到轅門外方纔要行只見丁公攔住便問老大王要往那裏去伯曰急欲打聽軍情事去子公覓是自家人又是魯公至親更不細問項伯離營加上兩鞭急走如飛將近灊上有二十里遠隨有巡哨副將夏侯嬰攔住去路就問汝是馬夜行又無從人急往灊上來有何事幹伯曰我要見張子房有急事相告夏侯嬰就同項伯到子房營寨先差把守門旗寨校傳報與守門官守門官傳報入中軍左哨然後夜巡官擊柝三聲中軍左哨小角門開半扇有一健將出來高聲問道有甚軍情只見週圍排列旌幟營嚴整隊伍十分齊備項伯看罷尋思道沛公不同小可前范增看他後日必有大貴今觀營寨便見虛實當時夏侯嬰近前傳說某巡視左哨二十里遠遇一男子不知姓名自稱與子房故友是馬集身亦無軍器未敢擅進專候旨意那健將復又進內傳報張良正與沛公議事來人忽報有子房故友在外急欲來見良大喜此必慶雲之兆也張良急出與其人相見乃項伯也良遂邀於帳後項伯將魯公劫寨一事告知子房就要起身良曰沛公借我隨軍今聞急而不顧不義也見伯曰請兄見沛公一面以訴衷曲伯曰我之來此專為子房也何必復見沛公良曰沛公長者不可不一見也再三固請項伯遂同子房入見沛公整衣出迎延之上坐備說魯公嗔怪之意沛公隨置酒管待告訴衷情彼此各無嫌疑沛公曰聞公有賢嗣未婚配如不棄願將吾女與公子結為婚姻以報今日之德仍望回營將劉邦所告真情乞賜轉達決無抗拒之意倘魯公回心某得再造皆公之賜也伯謝曰兩

家據敵智勇相角與公結好恐人疑議某實不敢奉命也良曰不然劉項曾拜兄弟受約同為伐秦今得入咸陽大事已定矣結為婚姻正是相當又何辭焉張良遂將項伯衣襟與沛公衣襟結在一處用劍各分一半與二家收執項伯只得允從與沛公行禮又飲酒數杯伯辭謝曰明日不可不早來鴻門見魯公以解此怒所告之事某與公轉達料魯公必不見罪也張良遣夏侯嬰領二十騎軍卒送伯回營卻說二更時分范增請魯公此時好動人馬魯公即陞帳查點諸將佐內中少項伯增曰項將軍如何不在丁公曰項老大王黃昏時候一騎馬出營向東走被我攔住問大王何往大王說打聽軍情事走得甚緊增曰明公不必動兵項將軍定是走漏消息他那裏決有準備若去反中其計矣羽曰我叔父為人忠誠又是至親豈有向外之理先生不必多疑增曰項老將軍雖不向外但機事須要嚴密若少有洩漏便難舉動古人云機不密則害成今晚不必動兵再作區處言未畢人報項老大王到來項伯入得營來羽問曰叔父何往伯曰吾有一故友韓國人性張名良與我極厚恐今晚動兵此人難保我密與他一言著他迴避因問劉季入闕事體他說劉季並無毫釐別意遣將距闕不過防秦盜耳非敢距楚也寶物子女俱封鎖不敢動子嬰亦不敢發落專候魯公某想來若不是劉季先入闕我等如何兵不血刃容易便得入闕此亦他有功處人有大功而聽小人之言反要加害似於理不可他明日要來謝罪公可從容相待庶不失大義羽曰就叔父所言劉季似無大罪若今動兵反使諸侯恥笑增曰某之勸公殺劉季者以劉季自入闕來約法三章要買人心其志實要謀取天下若今不早除恐生後患老將軍被張良說詞瞞過未可准信幸明公思之伯曰先生殺劉季自有妙策又何必夜半劫寨為此襲取之道哉羽曰叔父之言是也先生當再定計議增曰某有三計可殺沛公請明公決之不知此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項伯之救張良實投漢也不然豈不知張良為沛公謀主而獨救之也救則並救矣

第二十三回 賀亡秦鴻門設宴

卻說范增進言於魯公曰劉邦乃心腹之患今日乘此機會不即誅滅他日養成胎胚明公悔之晚矣某有三計策一請劉邦赴鴻門會未入席時明公即責入闕三罪如彼不能答拔劍斬之此為上計如公不欲自行可令帳下埋伏二百餘人沛公入席後某舉所佩玉玦為號即喚出伏兵殺之此為中計如二計不成著一人斟酒勸沛公大醉酒後必失禮因而殺之此為下計若依此三計殺沛公必矣羽曰三計皆可於是羽傳令各大小眾將俱要準備差一伶俐小校下書請沛公赴會小校持書來灤上見沛公其書附嬴氏族滅神人威服凱歌奏百工之績三軍之勞宜陳宴樂以慶亡秦公為元勳禮請端席惟乞早臨以倡羣僚不宣沛公看罷書與張良酈生蕭何等計議此會非嘉會乃范增畫策生死所係不可輕往恐入陷井性命決難保也諸君以為何如蕭何曰魯公兵馬勢重難一能與抗衡不若脩一封回書差言之士將闕中所有納歸項氏別求一郡脩整兵戎再作區處此策或謂之酈生曰某願下書就往說之良曰二公皆非長策昔伍子胥保平王赴臨潼會十八國諸侯莫不景仰蘭相助使秦完璧歸趙天下賢之良雖不才願保明公赴會妙哉子房使范增無以用其智魯公無以施其勇管教無事而回他日仍為天下之主料魯公不敢加害也沛公曰全仗先生妙算隨打發小校回復魯公明日早赴會卻說范增告魯公曰劉季明日赴宴明公當記前日所云三計不可失也魯公又分付將校排列齊備命丁公羅齒守把寨門不許人擅入次日沛公領輕騎百人心腹將佐五人子房樊噲靳歙紀信滕公徑赴鴻門會來一路心懷恐懼不時便叫張良近前曰劉邦此行十分憂疑恐有不虞先生何以處之沛公也良曰明公放心我自有方略但昨所云應答之言須照此回復自然無事矣正話間忽有一枝軍馬到來干戈燭燭甲士雄雄為

首一將乃英布也大呼曰奉魯公命來接沛公下馬行禮畢先行沛公隨後到轅門有陳平出迎立於道側沛公方欲進只見營中威武森嚴金鼓大作沛公立住不敢行復叫張良曰魯公營內恰如戰場一般全無宴會和樂之意似不可入良曰公既到此進則有理退則甚屈如一回步必中其計矣公可少立待良入見魯公然後進營不遲良徐緩步入營有丁公等把住轅門不放良曰稟復魯公有沛公借士張良來見丁公入營見魯公曰轅門外有沛公借士張良來見公曰如何為借士范增曰此韓國人五世相韓為人極有見識今隨沛公為謀士此來必下說詞公當先殺此人去沛公一肩臂矣項伯聞此言急止之曰不可魯公今始入關正要收天下之心使多士如雲方成王業如何無故殺此賢士况張良與伯甚厚如公愛之某當薦舉麾下此人足有裨益也公分付丁公召張良進見良入營見魯公全裝甲冑仗劍而坐良曰某嘗聞明王之治天下也耀德不揚兵善御世者在德不在險故大費深藏而不露臣富蓄財而不侈勢強示弱而不暴兵多遠駐而不見此老成長慮識見高卓者之為也適見明公宴設鴻門約會諸侯誠一時之美舉也某意到此必笙歌節奏賓主交歡喜百姓之奠安慶暴秦之殄滅宴樂竟日盡醉而散不意甲士環列戈鋌森嚴金鼓大作一團殺氣致令人心不安各思迴避况明公九戰章邯制伏天下誰人不知何人不懼不待示強而自強不待言勇而自勇又何必大張聲勢而後見其威武哉見今諸侯在外見明公全無賓主之禮所以懼而不敢進也某不避斧鉞入營進見幸明公察焉魯公聞良所言有理遂令甲士退後離營一里遠金鼓少息去甲胄弁寶劍更換官服請眾諸侯進營子公等分付各小校傳令不許多帶從人止許帶文臣或武將止一名伺候答應沛公帶張良進見不敢行往日兄弟之禮卻趨立階下鞠躬再拜稱名上見曰劉邦謹候明公麾下魯公正色而言曰足下有三罪可知之乎沛公曰邦乃沛縣亭長偶為眾人所惑興兵伐秦得投麾下凡有進止惟公指揮豈敢肆行無忌干冒威顏耶

魯公曰足下招納降士子嬰遂爾釋放惟知獨擅而不知王命罪之一也要買人心改秦法律罪之二也拒關遣將阻諸侯之兵罪之三也有此三罪何為不知耶沛公答曰容邦一言申明心曲且降王子嬰李心投首若遽爾殺之是獨擅也暫令屬吏以候明公發落非敢釋放也秦法暴酷百姓如在籠中懸望垂救不速為更改則法存一日民受一日之害也邦急為更改正欲揚公之德使百姓莫不曰前驅到關者既能撫愛百姓而為主帥者又不知如何撫愛百姓也又遣兵拒關者非阻將軍也恐秦餘黨復作不可不防也今日不意復見明公於此邦之幸也明公如念素好俯賜憐憫乃人君之度也豈敢佯為不知耶魯公是個性剛的人最喜人奉承聽了沛公這話全無一毫殺他的心遂以手扶起沛公便道非籍遠怪足下只因爾帳下司馬曹無傷之言故明足下有三罪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又再拜稱謝遂相讓入座魯公坐了主席眾諸侯以次皆列坐范增張良項伯亦得與坐大吹大打作起軍中樂來勸酒范增見第一個計不成又見魯公無殺沛公之意埋伏的人亦不敢動遂以所佩玉玦連舉三次魯公見沛公謙遜能以此不從范增之計增見魯公不看玉玦心內急躁便使陳平斟酒以目達意陳平便舉杯向沛公前勸酒那陳平細看沛公隆準龍顏有天日之表便尋思沛公非常人也他日定有大貴若順增意是逆天矣於是斟酒向魯公處多向沛公處少沛公已會其意遂不致失禮此是陳平識沛公為真命所以有意救援後史臣有詩曰漢業悠悠福祿深范增徒費虎狼心陳平識得真天子故向筵前酒左斟范增見三計不成自嘆曰若今日不殺沛公他日必成大患因避席急出要尋個殺沛公的人正無措劃卻見一壯士在帳後彈劍作歌曰我有一寶劍出自崑崙西照人如照面切鐵如切泥兩邊霜凜凜匣內風淒淒寄與諸公子何日得見兮范增聽罷大喜這個人便可殺劉邦此人姓項名莊乃魯公族人范增

便附耳與莊言曰君王為人雖性剛中無決斷今日鴻門會專為殺劉邦而設卻再三舉玉玦全不理論若今日放了劉邦後日再無此機會矣爾可入筵前以舞劍為樂因而殺劉邦爾之功不小也莊遂撩衣大步行到筵前曰軍中之樂不足觀某願舞劍與諸公侑酒遂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張良見莊舞劍有殺沛公之意急以目視項伯項伯知張良之意亦出席拔劍曰舞劍須對舞霜鋒交錯可以奪目庶足以為娛諸公之樂羽曰請項伯仗劍與莊對舞常以身翼翼沛公增深恨之張良見事急且項伯雖身翼沛公而力尚未加遂出席到軍門外丁公雍齒等住攔曰先生何往良曰欲出取玉璽陳平在後已解其意便高叫曰魯公性急快放于房出去丁公等只得放出于房到外見樊噲曰今項莊舞劍意常在沛公事甚急矣將軍當如申噲救莊公奮不顧身勇不惜命今日鴻門因主將軍若不捨命救援倘主公被害千載之下有媿申噲矣噲曰先生放心願効申噲救王如有退避非丈夫也噲大步便行良曰你且後來待我先入營丁公等復攔住問曰取的玉璽安在子房用手回指指著衣袖遂瞞過二人來到筵上見項莊項伯猶自舞劍樊噲至寨門外大呼曰鴻門設宴隨從人通無毫釐酒飯我見魯公計些酒飯喫遂帶劍擁盾徑入丁公等意要攔當樊噲力大將把門軍士都撞倒直進到中軍披帷而入用劍將帳帷挑起直到魯公面前仗劍而立頭髮上指口毗盡裂魯公便問壯士何人子房起身曰沛公驂乘樊噲也又問來此何幹噲曰聞大王作亡秦慶賀之宴無分大小皆賜酒食惟噲從早至午尚未得餐肚中飢渴實是難忍求大王一餐羽命左右賜酒一盃噲一飲而盡又賜生彘一肩噲以所仗劍切而啖之羽曰壯哉汝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魯公曰汝欲為誰死耶噲曰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今懷王與諸侯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秋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還軍灊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乃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

人此又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見今二士舞劍意在沛公臣不避誅戮干冒盛筵一則為飢渴而來二則為沛公申此屈抑此臣所以死且不避也羽回嗔作喜曰沛公有如此略乘真是壯士遂令項莊不必舞劍須臾沛公見羽大醉只說入廁即出轅門丁公雍齒攔住張良急出曰傳魯公令眾諸侯不勝酒力著放出隨後陳平亦出急呼著放出沛公丁公只得放出樊噲保定出營有靳歙妃信夏侯嬰同從人接著沛公急趨灊上范增因計不成又見魯公大醉甚惄恨退去後帳納悶范增要以此沛公得脫氣壞了又有詩曰鴻門項羽列干戈宴賞亡秦布網羅今日若非樊噲力沛公焉得漢山河不說沛公艱難卻有一人在帳後彈戰作歌曰飮熊下山揭石見蟻吞之入喉不妨咳嗽而出危乎哉危乎哉子房聽知看其人黃白面皮神清氣爽執戟而立只是冷笑良問曰壯士如何冷笑其人曰范老空費心張良能識主今日脫鴻門他年鎮寰宇遂不再言而去良嘆曰此真壯士也不知是誰

總評

此宴乃劉項大戰一場分定乾坤處第一子房之謀第二樊噲之勇第三陳平項伯之周全

增羽拙計終不能成媿矣媿矣

第二十四回

項羽殺嬰屠咸陽

卻說張良見作歌之人語言出眾堪薦舉歸沛公正欲請問姓名只見人報魯公酒醒要尋沛公張良急急轉到帳前曰沛公力不勝酒已告過大王蒙分付著回灊上去留張良在此謝酒羽大怒曰劉邦不辭而去汝尚巧說范增聽得羽發怒急來見魯公曰劉邦言雖柔和實含奸詐前獻二計明公通不見信今觀其不辭去實是欺侮放沛公回灊上皆是張良公不可聽遮飾之詞羽聞增言愈加暴怒分付左右將張良斬訖報來險些兒斷送張良正是甚嗟韓國張良辨難出巢人范老機只覓張良大叫曰冤哉大王勿怒

臣乃沛公帳下一僕士臣本韓國人沛公原非主也臣何故與他遮飾大王威鎮天下誰人不懼若殺沛公反掌之易耳何必以設宴為由筵前殺人甚非長策使天下諸侯聞之皆以大王不敢與沛公為敵卻賺來鴻門殺之縱得天下不能名正言順百世恥笑也願大王赦臣回營將傳國玉璽并各樣珍寶取來獻與大王那時即位為天下之主名分自正天下歸服若今日殺臣使沛公聞之決逃走他國將玉璽或放了便曰子房之言是也不然使天下人笑我之慳惜我干戈已定四海歸心量劉邦如草芥耳豈足與我為敵若聽范增之言幾壞我事項羽雖無謀其徒項增亦自好看遂令張良回灞上快將玉璽珍寶獻來若復抗違決絕百萬雄兵將灞上踏碎汝命亦難保矣張良曰謹遵大王之命便拜辭回灞上見沛公沛公再三稱謝若非先生劉邦之命休矣即將曹與傷擊出斬首示眾沛公因問張良魯公有何話說良曰彼因明公回灞上意欲殺我被我一篇言語說過要我明日獻玉璽珍寶不可失信須當與他沛公曰玉璽乃傳國之寶恐不可與人良曰不然得天下者在德不在寶若明公吝而不與必惹刀兵終為他所得矣不若做個人情明早某持去獻與他他見之染喜凡事皆不計較我卻得以從容圖大事此所謂捨小以取大也沛公曰善次日張良持玉璽并珍寶赴鴻門來見魯公令人傳入遂拜見將玉璽并珍寶獻上曰沛公昨日蒙賜酒今日尚病未起恐失信使小臣獻上乞賜收錄魯公見玉璽并各樣珍寶陳列几上光潤無瑕真天下之奇寶也心中甚喜內有一寶乃照星玉斗遂命范增曰此寶甚佳與先生珍玩增接玉斗在于櫛於地上以劍擊碎曰天下事去矣我輩皆為沛公虜此物美用焉不得不急矣魯公怒曰為臣之道不如齒君之路馬古人云君賜食必先嘗君賜生必畜之況玉寶我方賜爾爾即擊碎是何道理增曰齊威王恆魏惠王寶照車之珠言不過照百乘我有四賢臣可照千里是古人重賢不重寶也臣今所重者沛公之

首乃天下之至寶也明公不聽老夫之言遂失此機會今郤受此無用之物北臣有激於中所以擊破非虛君之賜也魯公曰沛公怯弱終不能成其大事增曰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文公而晉卒滅楚子令明公不殺劉邦此人必與公爭天下矣今若放之正如放龍歸海縱虎入山欲再拘攬不亦難乎良曰不然人主威武天下莫敵力能扛鼎勢能拔山九戰章邯力降子弟各國諸侯肘膝而服之鄧侯楚子天壤懸絕况沛公入關凡事不敢擅專等侯全可見無遠大之志今若止又公晉侯抑又過矣一個項羽有力無心一個范增有心有口又有胆魯公曰料沛公無能為也張良爾且隨我議事沛公且用你不善理的大王前日要殺張良被他掩過今又留在左右恐非心腹明公察之利笑曰先生過慮張良不過一儒士耳在後側有何欺誑增曰明害者可防暗損者難測明公更思之利曰匣有寶劍誰當哉遠不聽范增之諫張良只是暗笑後人因增擊碎玉斗有詩挽之曰下馬墳前奠酒漿知君懷恨與天長乞骸歸故言何晚玉斗揮時楚亡此詩笑范增卻說魯公召眾將計議曰關內已破玉璽已得但降王子嬰尚未來見諸侯如何賓服可差人寫書與劉邦討子嬰來誅之則大事定矣遂修書一封差人赴灞上討子嬰沛公見書曰我與爾共伐暴秦一掃黔黎拯民塗炭吾今入關已十餘月矣三世子嬰久不來見此必爾占據不發意或他圖我統大軍與爾試武爾以為何如沛公觀罷書召諸將議曰項羽今已違約意王闖中書取子嬰作為降楚空諸侯之口復懷王之命意欲不與恐致動兵意欲與之甚失初意諸將曰羽勢不可敵當以子嬰與之倘羽誅戮愈見明公實德天下自有公論沛公召子嬰出諭之曰爾前日歸降念一國王爵順天授首不忍加誅即時釋放不意魯公違約欲王闖中今日持書來取爾當備寶貨婦女投獻彼貪而好殺若得金寶彼必喜悅而全爾之命爾宜速往不可自悞子嬰大哭曰既降沛公已得王矣今復投見魯公性命決然難保諸耆老公子曰沛公長者寬仁容眾決不可失也俯伏在

沛公曰魯公威武甲天下不可抗違若或延遲定遭毒手眾公子者老曰不可降不可降不如棄咸陽而走尚可以延性命耳子嬰曰我若逃亡百姓決遭殘虐我為君不過數日又無恩澤及民使民被害吾不忍也眾人聞子嬰之言莫不下淚子嬰仍來輶道傍請見只見層層甲士燭燭兵戈萬縷征塵一天殺氣魯公一馬當先看那子嬰時素練纏頭縞衣拖身二繩繫背銜口欵表魯公接過表來觀看表曰始皇之孫扶蘇之子三世子嬰上言伏以秦祚中統羸圖失守七廟亡祀享之禮四海歸塗反之災人喪人心遂至瓦解玉符西指六國從風黃鍼下臨羣山東手威令行不速之命神武昭不殺之恩臣嬰等非敢望祖廟以承宗惟求守墳墓而延日百口荷再生之福一門沾重見之光早賜生全願投肝胆周封不斷姬錫有根湯王存夏后之宗遂成六百之統武王樹殷胄之後乃開八百之基大王繼殷周而王關中存嬴秦以弘楚周臣嬰等下情無任戰慄恐懼之至魯公看罷書文曰爾祖虜六國之子孫害天下之百姓遺患於汝汝有何說子嬰曰廢關東六國者乃先祖始皇之所為非臣之罪也大王必欲殺臣臣亦不敢怨但咸陽遭一世殘暴百姓未得安生一日今日大王入關百姓已再覩天日矣願殺臣以雪天下之恨惟望存百姓以服天下之心臣雖死猶生大王德威兼盡矣嬰言未盡魯公即喝英布下手只見英布一劍將子嬰殺了霎時間愁雲詭譎黑霧漫漫四下悲哀不絕後史官有詩曰始皇死後誰人念胡亥身亡竟不哀惟有子嬰誅軒轅怨雲愁雨鎖樓台卻說秦民見殺了子嬰又見天日昏暗一齊呐喊振動天地道沛公有德萬代為君魯君不仁滅門絕戶那魯公聽得這話大怒便傳令著大小將校盡將咸陽百姓殺死范增急下馬來諫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范老鴻門之後既不能急流勇退殺子嬰之後尚且助紂為虐可厭可恨

第二十五回 項羽違約僭王號

魯公見秦父老宗室齊聲發怨欲盡殺之只見范增急下馬至魯公前大呼曰不可不可昔劉邦入關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深得民心今大王恩信未施先殺子嬰卻又殺咸陽百姓忍人心一失天下不可圖也魯公道我今率天下諸侯共伐暴秦子嬰乃秦王也如何不殺只百姓齊聲毀辱我即是叛逆若少存留定為後患增曰昔魯公殺一無罪宮女遂致九年旱勞范老進言雖景公怒殺宮妃臺傾三里只因無罪殺人化為飛蝗殘食五穀故古人云一夫嘒恨六月飛霜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今愁雲黑霧因是無罪殺了子嬰以致上天垂象可憐百姓無辜若行屠戮有傷和氣范增正苦諫中間只聞咸陽百姓喊聲不絕魯公愈加忿怒不聽增諫隨令英布催僕人馬大肆屠戮一時殺秦公子并親族八百餘人文武百姓四千六百餘人積尸滿市流血滿渠咸陽百姓閉門關戶路上通無人行魯公尚怒氣不息又要將咸陽一城百姓盡數殺滅范增見了放聲大哭復又向前攔住馬以頭低馬首而諫曰昔湯王時天大旱湯以己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二日遂大雨湯捨身尚為百姓況秦民無罪今一旦屠戮上千天和大王獨不懼之乎魯公見增苦諫然後傳下將令著三軍收兵遂徑入秦宮週迴看了一遍只見樓臺掩映殿宇巍峨乃嘆曰秦有如此富貴而不能守可惜可惜立號之急增曰只因殘虐百姓不聽苦諫乃至此耳羽默然不答遂出宮至本營天色已晚羽命掌燈請增議事增至帳下羽曰今既入關已得王璽又殺了子嬰秦已滅矣天下不可一日無王吾欲繼此而王於關中先生之意以為何如增曰諸侯佐從明公遊者不過望封侯蔭子攀龍附鳳以享富貴耳今明公此舉正合眾人之意但須請命懷王討一道詔旨然後即王位方名正言順免天下議論羽曰善遂令項伯赴懷王處請命一日伯到彭城致命懷王懷王曰吾前已有命但先入城者為王又何必請命懷王亦伯又再拜致命曰魯公功高望重沛公力弱勢孤不若大王命魯公為王是以鎮撫關中懷王曰不然信者人君之大寶前約已定若復更張是失信於

天下矣爾速回但如約耳伯辭懷王回見項羽項羽曰懷王詔命如何伯曰懷王惟以先約為主不肯發詔我又再三懇告但曰如約耳羽大怒曰懷王乃吾家所立又無征討之功何以得專主約也况平定天下之績皆諸將與吾用力耳今乃仰求于人非大丈夫之所為也遂令擇日上號范增曰尊號須要合古文要稱上意若要停當必是問張良他多讀書最知歷代尊號如若合上意便是忠於大王若是欠當就是欺昧不肯實說大王當殺之以正國法魯公隨即召張良張良正從灞上來方欲見魯公聞召即至魯答曰我欲王關中但未有尊號聞汝多讀書五世相韓必知帝王尊號務要斟酌停當要服天下諸侯良自思此必是范增見識將這個擔子放著我身上若我正名上尊號定數魯公猜疑卻用謠言害我我只從頭說起隨他自據張良便曰尊號各有不同臣細說任大王據用自古聖帝明王有天下必有國號如三皇之後有五帝那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以金德王天下建都於曲阜鳳凰來儀邊以鳥名官在位百年而後崩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亦姬姓也以水承金在北方主火佐少昊治天下十二歲而冠二十歲登帝位以水紀官在位七八八年年九十八歲帝嚳亦姬姓也其母不覺生而神異以木承木建都於亳州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而崩帝堯姓伊祁氏其母慶都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命名曰放勸肩有八彩豐下銳上十五歲佐帝摯受封於唐年二十登帝位以火承木建都於平陽景星耀天甘露下降鳳凰止於庭芝草生於郊厨中有生肉脯其薄如翼鼓動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在位五十年舜攝位二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而崩帝舜姓姚氏其先出自顓頊母兄長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字都君家於冀州以土承火年八十一歲即帝位九十五歲使太禹攝政壽一百歲而崩此五帝也蓋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事干戈不得殺伐揖遜有天下大王可稱之乎羽尋思我殺了子嬰以征誅天下有媿五帝似此不可以稱號乃曰帝號恐未穩汝可說王號如

何良曰五帝之後有三王夏商周是也夏禹王姓姒名文命字高密長於西羌堯命為司空繼父鯀治水以金承土都安邑壽百歲相繼十九王共四百三十二年殷乃帝嚳之後姓子氏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身長九尺臂四肘有聖德故桀於南巢即天子位以木承金年百歲而崩相繼三十一王享國六百二十九年文王因商紂無道脩德政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繼立觀兵於孟津之上四年始伐紂為天子以木承水年九十三歲而崩相繼三十六王享國八百六十七年此三王也克勤克儉敦仁尚義厚德好生不私一身而專為百姓如治水之勞禱雨之勤諫紂致凶皆是三王盛德大王可稱之乎羽曰王號可稱但不知王之下又是何號汝可再與我一說良曰王之下有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此五霸為天下除殘去暴各霸一國假仁尚義威武强大人皆恐懼大王可稱之乎羽曰王號雖宜於古而不合於今霸業雖合於今而未盡乎古若合今古而兼有之不若稱楚霸王我生於楚自淮以北為西楚爾羣臣草詔當以我為西楚霸王頒行天下范增急出止之曰王號可稱霸號不可稱古人云大霸不過五小霸不過三大王不可聽張良之言悵稱霸王羽曰五霸享年最久我之所行正合五霸今稱霸王乃我自立張良不過分列三等豈敢悞我先生不可見錯憾厚范增低首不語遂退帳後羽重賞張良擇日拜郊布告中外遂稱為西楚霸王王楚地九郡以彭城為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於江南都郴州實不用其命又說秦府庫被沛公兵初入各爭取財貨已空虛矣至是霸王費用不敷欲要賞勞功臣將士無處支給因問范增曰眾將士隨我征進一向勞苦今欲發府庫錢糧以酬其功但庫藏空虛何以支給增曰此最容易沛公先入咸陽財貨所在他盡知其詳召沛公張良來問他必知下落霸王差人灞上召沛公只見張良聞知急使人說與沛公可早來如霸王問錢糧事但云張良盡知沛公依言遂來見霸王單范

殺死沛公不得霸王者曰爾先到咸陽奉府庫錢糧如何不見下落沛公曰秦府庫錢糧臣初到未得細查聞

張良曾說他知下落霸王使召問張良爾知其詳如何不說良曰大王不問及臣不敢說之寶貨錢糧自孝王昭王累積到始皇他家財富天下無比今日如何空虛只因脩驪山時將寶物財貨費了一半其餘盡收入始皇墓中後來胡亥又將府庫錢糧浪費以此空虛霸王沉思一會便問范增曰既寶貨在始皇墓中何不差人掘開取出以勞將士增曰始皇墓中不過陳設平日玩好之物如何有財物良笑曰軍師不知也聞始皇墓方圓八九里高五十尺以珠玉為星斗以水銀作江河以金銀圍繞其槨以百寶設於槨前為珍玩以宮女數百人為殉葬六國奇寶如珊瑚瑪瑙翡翠琉璃盡在始皇墳墓中每夜半常有光彩發現如何無財物霸王聽說欲動便要差人掘墓動他火增曰始皇雖無道乃帝王墳墓無故不可輕動若掘開取物其迹似劫墓矣大王初即位決不可為也霸王曰始皇無道并吞六國費天下之財竭天下之力殘虐百姓甚於桀紂焚書坑儒惡貫天地我今既殺子嬰誅滅其族此恨未解正欲掘墓鞭屍然後快然於心也豈獨愛秦之寶貨哉次日遂領人馬十萬來掘始皇墳墓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范增不能格心而進皆於事後張良巧能見幾而下手俱在事前如不敢擬號及誘掘秦

墓皆是妙處

第二十六回 霸王封天下諸侯

道布曰臣昔時曾脩驪山大工督管夫役脩墳所以盡知穴道霸王大喜便命英布率領眾軍卒自正北向正南平掘有十丈長入地有五丈深遂有空隙處又掘五六尺深只見有石牌樓入者裏邊都是石城石門再無土地兩扇石門緊閉英布便令軍士扒上城頭有兩條石龍一昇一降中間有石管心用鐵錘打碎裏邊一聲響管心落地石門遂開入到石城而有大路皆白石砌就兩邊俱有欄干行有二里遠方是墳門推開裏邊有大殿享殿寢殿三宮六院蓋造十分齊整寢殿中便是始皇靈柩面前陳設寶貨周圍堆積金銀六十萬各樣寶物一百二十件盡數超出欲要擊碎始皇石柩英布諫曰不可此石柳也內藏石柩中有鐵箭鉄砲石子若走動消息裏邊箭砲石子打出決傷軍士不若仍用土填滿庶幾無事霸王從其言將金銀寶貨載回賞軍又見阿房宮樓閣華麗光耀雲霄聯絡不絕霸王嘆曰此秦之所以亡也費盡天下財力方成驪山阿房二工我王留此故跡無用遂命軍士將阿房宮燒燬相連宮院盡皆延燒三個月烟燄不絕後史官有詩曰鴻門玉斗碎如雪十萬降兵盡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霸王燒盡阿房宮遍咸陽城中無一家不驚惶無一人不怨恨眾諸侯屯軍日久各有思歸之念因與范增計議曰我等長在此屯住霸王又無封爵之賞各地方倘有變亂何以處之增曰我正欲奏知主上不意諸公乃有此議隨同諸人來見霸王進言曰天下諸侯各將士隨陛下伐秦俱有勤勞今屯住日久費用甚多乞奏陛下照功封賞使各歸故土深為便益霸王曰諸侯久住於此正欲加封卿等所奏實合朕意因又與增密議昔懷王約先入闕者王之令沛公先入闕當王闕中就如照功加封沛公亦當首先封王必建都咸陽但恐據關阻險深為後患以此持疑未決先生有高見早為圖畫然後好以次加封增曰巴蜀乃秦之罪地山川險阻地方艱苦封沛公為漢王亦不失為關中之地卻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封為三秦王阻住漢中之路使他南無所進東無所歸老死漢中雖為加封實是佐遷也羽曰此

計甚妙於是傳令著軍政司各查諸侯並各將士功績以次封賞乃封沛公為漢王都南鄭管四十一縣其餘各有封賞章邯為雍王都廢丘管上秦三十八縣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管下秦二十八縣董翳為翟王都高奴管中秦三十縣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管河南二十縣司馬印為雍王都朝歌管河南三十二縣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合管四十五縣共數為臨江王吳芮為衡山王田安為濟北王魏豹為西魏王張耳為常山王臧荼為燕王趙歇為代王田橫為上齊王田都為中齊王鄭昌為韓王陳勝為梁王田榮為前齊王田慶為前趙王陳餘為北趙王項莊為交東王項正為春勝君項元為安勝君范增為丞相稱亞父項伯為尚書令鍾離昧為右司馬丁公為左將軍龍沮為大司馬李布為左司馬雍齒為左將軍劉存為後將軍陳平為都尉韓生為左諫議武涉為右諫議桓楚為大將軍王英為引戰大將軍子琪為大將軍韓信為執戟郎各封爵已畢排設筵宴管待遂頒詔傳布中外不題卻說沛公衆將見封沛公為漢王皆失色莫不曰巴蜀乃秦罪地我主公先入咸陽卻反左遷于漢中此必范增之計也不若會眾將糾聚人馬與霸王對敵務如懷王之約庶免老死褒中不然決不能生還鄉里也樊噲高叫曰眾將說的是我便為先鋒同我殺霸王去漢王亦大怒曰王我于闕中建都咸陽此乃懷王之約今卻遷我於罪地重山峻嶺豈可以一朝居乎丞相蕭何等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訥于一人之下而紳於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陛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張良亦諫曰蜀雖秦之罪地內有重山之固外有峻巖之險進可連并天下退可距險而守楚雖有百萬之眾豈能以冠我耶此正興漢之地養武之所也大王正當歡然領命指日即行可也若少有不滿之意彼必尋事致害反中其計名言鑿鑿非二公誰能創是論范增終日只要害大王大王尚不知機反欲與楚作對況楚兵強勢重豈能害及於其計是教人如何回答范增曰若非先生之言幾自悞矣酈食其曰居漢中有三利若居闕中有三害何謂三利與之抗爭漢王起謝曰若非先生之言幾自悞矣酈食其曰居漢中有三利若居闕中有三害何謂三利

蓋蜀地道路險且人不知虛實其利一也操練軍卒慣于登跋其利二也人心思歸各相努力其利三也何為三害蓋豐沛雖為故鄉韓魏臨境易知邦內之事其害一也苟欲起兵卒攻楚范增必知淺深易得防備攻擊反生不測之患其害二也人心或動莫不喜大而欺小好強而怯弱見楚家興旺因而奔歸大王誰以為守此三害也大王當忍勵臥薪嘗膽王業可圖天下可得也漢王大喜遂議啟行不題范增忽思劉邦乃火命人凡旗幟尚赤今居漢中乃西方為金地金得火必成大器急來見霸王曰劉邦封他為漢王甚有不滿之意諸將皆出山東人又各爭忿不平以為陛下背約若不就此除之決有後患霸王曰封詔已出業已定矣又何更張增曰明日眾諸王來見陛下只問他我封汝為漢王爾去寢中去也不去他若言去是自專矣若言不去是欲王關中矣陛下即令斬之以除此害去又不是不去又不王曰善次日漢王等來見霸王行禮畢只見霸王問曰漢王我封爾寢中汝去也不去即使說來漢王曰食君之祿命懸於君手怎敢說去也不去臣譬言陛下馬也鞭之則行攬轡則止耳答得霸王笑曰卿可謂善喻矣遂無殺漢王之意及退回漢營子房急求見曰大王知今日之危乎漢王曰不知子房曰大王洪福甚大方纔霸王問大王去也不去若不是大王善於應答決有殺身之禍漢王聞說愕然便問良曰似此久住恐生不測為之奈何良曰待臣會項伯陳平再作商量大王可分付預備行裝待霸王命下即便起身庶免謀害於是張良會項伯陳平備說范增謀害之意漢王令急欲起身未有脫身之計想二公必有妙算答救若他日漢王得地洪不敢忘今日也陳平沉思半晌向張良附耳云如此如此良曰此計甚妙不如陳平用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范增之算漢王如檻檻猿如籠籠鳥不知他正在裏面快活哩

第二十七回

陳平定計救漢王

第二十七回

三十九

霸王封諸侯日久未得差人致命義帝又聞車駕尚在彭城不肯幸柳州建都霸王因召羣臣計議此事何以處之陳平出班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陛下既頒詔為天子改號封天下諸侯卻又致命懷王是有二天子矣外邊百姓皆云以臣封臣古今罕有若果有此言不足以服天下臣有愚見此時急差亞父領二驍將卒等義帝起身遠處僻地就如廢置一般亦不必致命庶可以塞百姓之言免天下議論羽曰此言正合吾意隨命范增領桓楚于英赴彭城催逼義帝往柳州建都仍將彭城脩飾齊整朕欲往事上諫乞陛下留神第一不可離咸陽蓋咸陽自古建都之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二當重用韓信蓋韓信有元戎之才但時未遇耳若陛下舉而用之兵隨將轉將逐兵行縱橫天下所到無敵如不欲用即殺之免使歸他人為後患也三不可使漢王歸漢中且稽留在咸陽待臣回再作區處此三事至緊要不可忽也范老用周密霸王曰卿去早來所言三事朕記在心范增同桓楚于英赴彭城去訖且說次日陳平上表曰 國家以理財為先聖人以儉用為本財不理則出入無度費用無經財力盡而民必去矣不儉則奢侈日靡倉庫日虛民不聊生而國必亡矣陛下初登大寶以民為天若不節用何以為治見今諸侯集聚咸陽每一路諸侯帶領本部兵馬不下三四萬總約大數何止百萬所用不可勝數倉庫空虛錢糧將盡如一路諸侯支酒食一十五擔羊一十五隻猪二十口大牛五頭麪二百斤柴四十擔兵吏人等以十萬為率每名日支米二升雜豆一升料豆二升草二束通算每日總支酒三百擔羊二百隻猪四百口大牛百頭麪四千斤柴八百擔米二萬擔雜豆一萬石料豆二萬石草二萬束以百萬算來費用不貲臣實寒心若不急令還國恐百姓力難支持矣伏乞聖裁臣等下情不勝懇切之至 霸王看罷表文即時傳令著新封諸王限五日內俱還國惟漢王且留咸陽另有別議張良聞知大驚曰漢王休矣若范增回關

中必有謀殺之意如何得赴漢中急來見漢王王曰今日霸王分付諸王皆令還國惟劉邦另有別議此必有謀害之意為之奈何良曰大王老小俱在豐沛明日上表只說給假搬取家小臣有數大王之計漢王隨令酈生作表次日投進表 聖王以孝治天下而天下莫不歸於孝使父子和睦仁愛浹洽不變時雍遂成至治臣邦豐沛小民從風西向仰託洪猷受封王爵天下之至榮子載之遭際也臣身雖榮父母妻子遠在故土未得闔門共居以享天祿意欲差人搬取又不得親掃墳墓榮歸鄉里以彰陛下恩及存歿之德伏乞留兵馬駐紮咸陽隻身領數騎赴豐沛給假限三月搬取家小共沐王化下情未敢擅便伏惟聖裁不勝惶恐之至 霸王看罷表曰卿欲回豐沛搬取父母此亦是人子孝親之意但恐非其本心或因朕昨日留卿且在咸陽故有此奏漢王曰臣父年老無人奉事懷思日久見陛下新即位不敢冒放今見諸侯還國皆得歸省父母獨臣留此又不知何日得見臣父漢王說到痛切處哭泣不止張良出班奏曰漢王不可放他搬取家小只可獨遣還國陛下仍著人取太公并家小為質庶漢王無別心此處故出妙手霸王曰我意要留漢王且在咸陽未可放回正恐他有異志陳平奏曰陛下既封劉邦為王已布告天下今復留此恐不足以取信於中外不若從張良之諫以太公為質乃令漢王還國不許給假回豐沛漢王故意佯哭拜伏在地不起霸王曰卿且赴寢中去待朕建都彭城將卿老小供給養贍從容著人來取亦不失奉養之意漢王就拜謝曰感陛下大恩死生不能忘也臣即今辭陛下赴寢中去只見鍾離昧上諫曰前范亞父臨別時曾說不可放漢王入寢中去陛下如何忘了霸王曰留他老小在彭城已管束之矣又何稽留漢王況封詔已傳牆內外如何信亞父之言使朕失信於天下也遂不聽鍾離昧之諫有韓信嘆曰使漢王入寢中不帶家小同行正中其計矣他日以恩歸之心奮鷹揚之勇吾輩皆為所虜也惜亞父之言成畫餅耳韓說漢王回營

即分付大小將士作急啟行於是眾將慤率人馬簇擁漢王離咸陽口見關中百姓聞知漢王啟行扶老攜幼塞滿道路何止有數萬人哭倒在地為首有數十老人曰我等指望大王為關中之主不想今大王往漢中去又不知何日東歸得再覩天顏攀轅改轍戀戀不忍去漢王撫之曰爾等各安生理無生異心他日入關又得相見百姓又要遠送蕭何急止之曰霸王法度甚嚴汝等不可只顧遠送恐知覺汝等反受其害作速回去百姓尚哭泣不止張良令樊噲快揮動人馬奔峽山驛大路而行九十里至安平縣四十里至扶風縣四十五里至鳳翔郡三十里至迷魂寨三十里至寶雞縣五十里至大散關六十里至清風閣六十里至鳳州入棧道漢王人馬俱山東人不識險路看見連雲棧如此險峻各人大叫曰我等過此險路若有人在此把住要害我等再不想得生還矣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楚決一死戰大丈夫之所為也那樊噲便道說的是大呐一聲喊率領眾將又要殺上咸陽不知如何

總評 看張良陳平弄出漢王處絕大神通可謂偷天換日矣 有此兩人在左右必能弄出漢王范增臨行之囑不已多乎

第二十八回 張子房燒絕棧道

卻說樊噲等見棧道十分險惡人人有思歸之意各呐一聲喊便要殺回關中來漢王亦怒曰我奉懷王約先入關者為王誰想背了前約聽范增奸計左遷我來到這等險峻去處又著章邯等三人阻塞東歸之路縱使騰雲也出不去不如從眾人之意此時三秦尚未據守正好殺上咸陽與他決個死活到是良策蕭何張良酈生下馬跪伏在地曰不可信眾人一時暴性決悞了大事廬中雖險乃大王興王之地況西南靜僻隨大王招軍養士霸王決不得知待人馬強壯兵勢嚴整那時還定三秦天下不難圖也若今信眾人之言倒轉東向霸王率三秦而西來勢如壓卵欲求今日為漢中王不亦難乎漢王從其言即令

樊噲催儕人馬向褒中前來到金牛嶺漢王曰如何為金牛嶺酈生曰昔蜀道比今尤險通無路往來秦惠王要兼并六國聞蜀國有五個力士俱有神力秦乃用生鐵鑄成五個鐵牛置於秦地詐言鐵牛每日糞金五斗秦國以此富強蜀主聞知遂以為實乃令五丁力士開山鑿路通入秦地盜鷄鐵牛五丁既開了山路來到秦地不想鐵牛俱是假設遂伐蜀胡曾有詩曰 山嶺千重擁蜀門秦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嶺秦惠何由得併吞 漢王正行之次只見子房下馬近前奏曰臣良送陛下到此欲辭回韓國漢王驚曰先生一向與劉邦相從深得教益一時不相捨今欲辭歸使劉邦何所依附良曰臣辭陛下往東行雖看故主實與陛下幹三件大事王曰那三件大事良曰一者說霸王遷都彭城留關中與陛下為建都之地二者說諸侯反楚歸漢且令霸王無西征之意三者與陛下尋一個興劉滅楚天下大元帥幹了這三件事臣在咸陽與陛下相會只願陛下百事忍耐不要急躁漢中不過暫居多則三年少則二年管教陛下東歸好三件大事過漢王曰果如先生之言劉邦雖受苦萬千亦不敢埋怨但先生所舉元帥有何憑信良曰臣有角書一紙內有臣手字並與陛下平日密言之事陛下就留用不可失也漢王執良之手涕泣曰先生不可失信如見太公為我懇懃拜上善加調攝撫養老小一日得東歸尚有迎養之日非是敢拋棄父母只因霸王背約強暴不得已赴褒中以圖苟安耳張良曰謹遵王命又與蕭何相別步至無人去處暗與定計道這般這般如我尋破楚元帥來丞相可用意舉薦何曰先生放心憑你角書已知其為大將焉敢蔽賢悞國耶後史官有詩曰 高帝西行蜀道難峻山重嶺客心寒蕭何獨有收賢策四百年來漢業安 張良辭了漢王及眾將帶領五七個從人復回舊路往關中來不題且說漢王大軍正行之次只聽得後軍一齊叫苦不迭漢王回頭看時只見烈焰連天濃烟遍野隨處火焚三百里相緣燎徹萬家村漢王亦大叫曰此必是張良孺子放的火燒絕棧道使我不得東歸矣卻又不知是何

主意眾將士齊聲怒罵張良各各放聲大哭曰我等生為關外人死作褒中鬼何日修得起棧道來眾人正嚷鬧中間只見蕭何向前附漢王曰大王不可怨罵張良臣昨日與張良相見時曾說燒絕棧道有四件利益一者使霸王聞知燒絕棧道料我王再無東歸之意他亦無西顧之憂矣二者使三秦高枕不為嚴備三者使隨來人安心在漢中奉事大王再無思歸之意四者使諸侯無相攻擊而盜我之兵也有此四益大王何故怨罵張良漢王聞說大喜曰若非丞相之言幾悞怪子房矣遂令三軍前進後史臣斷之曰秦為無道失天下漢高帝與項羽相爭奪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項羽終失天下而為高帝所敗者何也蓋項羽能勇而不能怯也封高帝於漢中周勃等諸將皆勸高帝項羽蓋不知勢力不相與敵徒取敗亡耳而高帝卒從蕭何之言隱忍歸漢中方用巴蜀之眾還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業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雖然使非蕭何真有所見則高帝亦幾不為周勃等所誤矣予於此嘉蕭何之能諫而又喜高帝之能從諫然亦不獨能勇而能怯者也一日漢王到褒中擇日即王位安撫百姓施仁布德示民以寬漢民莫不悅服此年五穀豐熟家家快樂處處笙歌漢王甚喜於是封蕭何為相國曹參樊噲周勃灌嬰等以下各有封賞招賢納士積聚糧草漢中人不數月道不拾遺夜戶不扃行人讓路家給人足國中大治不說漢王治褒中且說張良燒了棧道來到鳳嶺暫歇半日過鳳州出益門將到寶雞只見一枝人馬攔住去路高叫曰子房公休走亞父着我在此專等誰想果從這裏來正是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張良大驚一坐下馬詢問來歷那馬上將軍便道子房公不要忙我有說話不知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張子房東行三事固急而燒棧道一事尤要漢王特信眾將而怨張良誤矣 此處勸漢王至蜀而沮抑攻羽之舉不可謂非蕭何之功

